

戊戌六君子遺集

一



商務印書館  
印活字用

丙辰余將謀輯戊戌六君子遺集先後從歸安朱古微祖謀中江王病  
山乃徵山陰王書衡式通閩縣李拔可宣襲南海何澄意天柱得譚復  
生林瞰谷楊叔僑劉培村四參政楊漪村侍御遺箸獨康幼博茂才詩  
若文未之或見僅獲其題潘蘭史獨立圖絕句一首屢求之長素謂家  
稿散漫且無暇最錄以從闕爲言然培村之文經病山馳書其弟索久  
不獲漪村之詩則止於壬午以前書衡求後集於其嗣子亦不可得也  
戊戌距今才二十年政變至烈六君子之遇害至慘且酷其震駭宇宙  
動盪幽憤遏抑以萬變忽忽蹈坎窯移陵埋谷以禍今日匪直前代之  
鈎黨株累邪正消長以構一姓之覆亡已也故輓近國政轉變運會傾  
圮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後世所深哀者獨其  
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於天壤閒抑不得盡此區區後死者之責

循斯以往將溷於叢殘舊文益不可輯可勝慨哉默念當日余追隨數子輦下几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於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於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爲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剝肝瀝紙感喟有不能喻者矣復生遺箸尙有仁學一卷石菊隱廬筆識二卷茲編所錄止於詩文丁巳初夏海鹽張元濟謹識

戊戌六君子遺集總目

寥天一閣文

瀏陽譚嗣同復生

莽蒼蒼齋詩

同前

遠遺堂集外文

同前

晚翠軒集

侯官林旭瞰谷

說經堂詩草

綿竹楊銳叔嶠

介白堂詩集

富順劉光第裴村

雪虛聲堂詩鈔

聞喜楊深秀漪春

楊漪春侍御奏稿

同前

康幼博茂才遺稿

南海康廣仁幼博

寥天一閣文目錄

卷弟一凡十有二篇

報貝元徵書

與沈小沂書一

與沈小沂書二

報劉崧芙書一

報劉崧芙書二

上歐陽瓣蘂師書

史例自敍

仲叔四書義自敍

記洪山形勢

劉雲田傳

代大人譏贈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銘并敍

斌南思舊銘并敍

卷弟二凡十有六篇

啓寰府君家傳

崇安侯壯節公家傳

新寧伯盡臣公家傳

太傅新寧伯莊僖公家傳

新寧伯平蠻公家傳

逸才府君家傳

津軒府君家傳

熙亭府君家傳

步襄府君家傳

紹泗府君家傳

海嶠府君家傳

忠義家傳

節孝家傳

瀏陽譚氏譜敍例

先妣徐夫人逸事狀

三十自紀

爲卷二爲篇都二十有八

寥天一閣文卷第一

東海塞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弟一種

報貝元徵書

元徵仁兄足下無恙霜英遂徂撫序曾喟况乃遠道云胡不思昔奉弟  
一書會尊舅氏王先生辱過發械共省薄言永歎以謂足下資性卓絕  
造德隆崇出之淵淵等輩咸伏猶尚戢翼天衢紓步塵鞅兼抱齊衰之  
戚空谷漣渢同方雅故疇不鄉風優悒乎溯曩歲盍簪之盛旣皆睽违  
王先生復之官山東于茲朝發居今談昔相與不歡而罷以足下遂當  
西邁振策在涂故不以時報諒之諒之旋奉第二書猥荷包蒙存問周  
摯感不可已所布諸書分達如指爪霖頃上京師還當界之足下改轍  
河南允云勝算旣近尊外舅蔚廬先生之德光又中原山川純厚益以  
自敦其蘊比當稅息嵩高敷賦梁苑一遨一觀蔑非進道之資矣然則

砭頑之責足下宜爲嗣同肩之乃反見督耶謹齋心以俟今奉第三書忠告讜言果如私望然又咎已進止不決有類譙壘夫事有萬端遇之所一萬無適形一有定理迨遇隨事改理以赴形固非立乎其先者所能夠取逆觀宦學遐土去留殆難自由稱心而言無嫌參差也嗣同神形疏放靡有羈束恆妄冀不卽棄於大雅時復攻所闢略飢渴情惱匪異朝昔往所酬奮尙未饗其侈心今聞紛擾之規恢擴宏義開通鄙懷不惜降志自責宛曲引喻摹察艾蕭中臣要害此誠嗣同畢歲營營期自制而不能者獲足下毅色呵止爲之滌衷易情識奮勉之攸在敢不欽登嘉貺不慙以忻特慮意久且懈違謬厥初和緩逝而疾復萌電雷收而震遂泥素絲何常惟所染之故忻者今茲而慙者來日也乃若足下自狀愚以爲降志相誘非其本懷何者足下降質純一夙德堅定似

與嗣同微反而失亦因之嗣同失既在此則足下之失宜在彼矣此對待之說也且嗣同之失往往不自覺而足下自能省察如此此又疏密之辨也訊病推原然與不然與夫大易觀象變動不居四序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爲運人以新爲生湯以日新爲三省孔以日新爲盛德川上逝者之歎水哉水哉之取惟日新故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亦日新故也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必其乖戾也方其機已勃興於後乃其情猶執滯於前何異鴻鵠翔於萬仞而羅者視乎藪澤則勢常處於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弗重不必其卑狹也方其事之終成卽其害之始伏何異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謂已固則患且發於無方矣此又皆不新故也早歲之盛彊晚歲已成衰弱今日之神奇明日卽化腐臭道限之以無窮學造之以不已庸詎有一義之可

概一德之可得乎常異善豈一而已擇之何云固執俛仰尋思因知固執乎此將以更擇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戰不能進者抑豈能長保不退耶此拳拳服膺之顏子必待欲罷不能而後純惟恐有聞之仲氏且聞何足以臧而後進也聖人重言性天非能之而不言殆亦言之而不能蓋日新者行之而後見泛然言之徒滋陳蹟而已莊生者疏人也然其行文時近日新爲其自言之而旋自駁之也嗣同之紛擾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樂小成不樂小成是其所長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則欲速欲速則躡等欲速躡等則終無所得不得已又顧而之它又無所得則又它顧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紛自擾而無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體循序者日新之實用頗思以循序自敕而以不已贈足下不已則必不主故常而日

新矣墨墨乎株守豈有一當哉然在足下自治甚嚴自觀甚密覺萬一  
有近似於紛擾者嗣同至愚極妄以爲乃明之未融非守之不墍若夫  
讀書忙亂少沈潛翫索之味此病不難醫苟揮斥箸書工文之念霍然  
立瘳矣嗣同深感不遺在遠之惠又恃往日摯愛之雅妄欲上慕仲顏  
贈處之風下規蘇李倡和之美遠取聖賢之所黽勉近陳彼已之所憂  
患竭心盡言忘其自醜將以大叩敢云淺報加久凍新煦品彙向蘇筋  
力暢固視聽精明興至命筆已不能休故曼衍余余世俗箋奩都不復  
效惟時時思聞德音少解獨學岑寂譚嗣同謹上

與沈小沂書一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軌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蹕以去夫以道  
路常常之人牽裾道款曲猶尚昧焉不息况我惠子曷止恨恨執雉始

見志同道合識孟嘉於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千頃汪洋已可涯涘雖以嗣同之質朽形穢百靡一當猶樂與從容文酒臧否人倫雕龍白馬互逞其辭夕秀朝華苛持其辨意有所得狂呼野走於是般桓乎夕照之寺彌節乎圓松之邱決眥鳥飛天窮於遠莽索羣獸走物感乎暮氣相謂此亦尋常行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然遂已陳蹟可勝歎哉可勝歎哉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鑒託體若虛車中倦臥仰見游絲百尺亭亭苕苕嬋娟淒淒於九天之上謂是偶爾諦視則處處有之惟背日乃得見今年春暮江南看楊華風日俱素正復類之目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二三十丈何時不有游絲靜便了了余許曩及足下討論苦乏精采正坐不靜耳夫侃侃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已攝心一栗然遇於所觸歌哭縱橫獨抽之繭那復成

緒當此之時自覺鞭之不痛殺之無血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此既爲哀感中傷心不若人矣又嗣同弱嫋技擊身手尙便長弄弧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閒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無人跡載飢載渴斧冰作糜比達髀肉狼藉濡染禪檣此同輩所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今車行未二日計程財百里筋骸骯髒若不自勝年未三十禮弛若此異時儻遂有濟耶足下英年績學獨秀無雙時時自省神非完固靈府噎不得開願持之以緩勝之以不戰徐出而求友以自輔同縣有貝元徵者足下見後必當有異此又目不見睫而侈論泰山臣死藥亦不靈者也日來離憂結轔魂依左右口占此書用致綢繆宜發爲談未止此耳嗟嗟懷哉于役天風海山之歌去矣皇都銅輦秋衾之夢務崇明德請自此辭譚嗣同謹上

卷之二

與沈小沂書二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歲暮得奉函教炳德謙謐盈而沖用之自處善矣而非下走所克承自惟薄劣未遑詩禮恃以無恐多師而已前書云云與足下長賴友朋之言若同質劑非敢以諛人者謗人也嗣是請一切罷去獻歲開春興致頗復佳否緯候解題當已寫定質直見示所獲愈多今復有數事請益遵義黎氏古逸叢書目錄稱高似孫騷略四庫存目偏繙不可得煩憊欲絕由不審應入何部足下專精此書望指陳所在近自家大人使蜀頗富閒暇忘其專輒粗欲有事攬拾而官事轉捩時復與達官往還嘵言尸貌實違鄙心署中度歲薪米要會性尤不近論說之友又終闕如以此居恆邑內計心力漸頓便再呻唔一百年亦不過如是爾爾也悲夫熒熒之露既未容把翫殤伯鬼中亦會有窮

期正色蒼蒼熟視無覩坤靈搏搏蹴我則勝曾幾日月乃曰今古通乎  
晝夜乃曰幽明睽車豐斗聖人語怪於前處妃娥女騷客蝶夔於後陸  
通見聖猶發卻曲之狂談平子何愁厥有龍丸之詭制巨靈高掌六鼇  
短趾海垂天仰雲止峰流俯仰曠觀誰不應有區區曼羨荒唐曷嘗不  
爲志士焉歸矣因得奇理二件試與足下嬉笑剖之地球馮虛而運所  
以不墜大氣舉之氣何從生日月五星地球之相與吸也吸不力地球  
墜吸不均偏而不能運八面繚繞彼牽此曳蓬槁團飛略無停晷地球  
與日月五星正各各相賴借使一面吸力畸重地球必偏向重之一面  
愈偏愈重愈重亦愈偏勢必膚切肺附而後止然則欲至月中固可以  
人力爲之地球重率視月加三之一其斤數九八一四五六〇〇

者爲比例定爲百斤亦須百斤之吸力乃能舉之粗剖球體爲百面面應受吸力一斤以一斤離心力之氣球安於百面之一面擇空漠無人之區竅地纏繩繩之巨細視竅之多寡竅之多寡視離心力之大小繫氣球於地球卽是繫地球於氣球伺月行至此度鼓氣球令充足欲絕地上騰而下墊於地必引地之一面而俱上地球與月本來相吸得此一面助之此一面之吸力自重於餘九十九面一有所重卽有所偏偏向月吸力卽專屬於月月將不復旁行而趨於下一上一下翕合無拒餘九十九面之吸力自愈遠而愈懈不惟愈懈地球一離本位九十九面之空氣必爭赴填其虛因其填虛又以得擠送之力力旣有定向雖撤去氣球自然相卽不能已大致造端離位最難故氣球宜絕大大或難造分無數小氣球其比例仍同但能掣動分寸一得勢萬萬里無難

矣此就地球往月言之月來地球亦復吸者一面擠者九十九面非此  
往則彼來必辨爲孰往孰來或兩俱來而遇於隙地若國君之會境上  
華夷之交竄脫尙無由逆億惟月較小較輕來體多耳月去地面八十  
萬里有奇以輪船速率日八百里計之千日可達况行於寥廓非有輪  
船行水之阻力抑非若火車輪碾軌道之相滯其速當數倍迨愈近吸  
力愈重行亦愈速不過數月已聯串如珠惟脣合之頃其來勢遠則相  
趨力猛恐一擊兩碎是所設之氣球仍不可撤日有曾益以爲抵禦若  
兩舟相切隔以渟岱固無害也旣已聯串性無可改卽終古無睽析之  
道由是復與它星相引繫繫固結如布棋以平如累卵以長如堆垛以  
方以圓以尖以鼈鰐以秧馬縱橫如志惟所使之欲自占一國則自取  
一星人滿之患以息爭城爭野之患以息華夷各有所驚而陵雜之患

亦息於是與足下朝躡赤霞之標暮度青霓之梁倏星倏月掉臂行遊  
是誠可以破拘攣之俗馳域外之觀矣足下其有意乎凡物春夏則漲  
秋冬則縮寒暑燥溼使然也大者有草木之榮落江河之涸溢其實小  
物亦然木爲鑿枘水之苦不可入金爲牝牡火之堅不可拔時辰鐘表  
不能無差機輪剛柔有時也木尺量紙不能無差木紙盈胸殊科也故  
續圖之家以紙爲尺然此紙非彼紙仍不能無差惟卽畫其尺於所圖  
之紙圖尺同在一紙久久如故其實人身亦然肌寒而粟縮也皮暑而  
澤漲也然漲縮分度甚微人遂以爲止此耳所謂微者特兩兩相較而  
見爲微是各體漲縮不齊之餘差非卽本體漲縮之真數本體漲縮之  
數必一漲縮一不漲縮始可相較而得其眞今旣無是物則吾身漲之  
與縮安知不相去數十百丈數千萬丈數恆河沙丈小而蟲豸塵芥無

不然大而日星山河無不然無不然則雖相去數十百丈數千萬丈數  
恆河沙丈猶不漲縮此謂日用之而不知也必欲知之惟鬼而後可鬼  
無適形無可漲縮故世之說鬼有數丈數十丈者有首大如車輪者有  
掌如箕者拇指如椎者亦有小如嬰兒者財數寸者鬼豈如此哉以漲縮  
視不漲縮轉謂不漲縮者漲縮人漲視鬼小人縮視鬼大鬼豈如此哉  
於是與足下召巫陽於帝闕問實沈之所郊匿微蹤於幽隱覩情狀之  
昭昭以靜擬動以逸知勞非於物而有迫而物或莫逃見夫跂行而喙  
息暴長而暴消昔孰屈而卑今何抗而高方將運肘布指絜其度占星  
刻晷紀其由舉手歟喻喜則斯陶足下能彊起從之遊乎斯二者持之  
非無故申之則有章言似謬悠實根理要又嘗以方波黎餅口安潛葉  
用汽機筒抽去空氣旋卽自碎圓餅則否蓋方者受外氣之擠力獨多

圓卽自相旋轉無所用其擠也西人識此理因論日月星地所以必爲圓體愚謂日月星地古未必無方者特皆被擠碎今不見耳是以知十日並出其九不存必皆爲方體惟今之日月星地悉毀圭角苟圓取容而已嗟乎凡今之所謂已修已齊已治已平者其不爲苟容幾何矣世宙信促避之無所一廬蟄伏疑遂積廢稍自激昂故具說如前蓋曰以詫其振奇適狀此中之無所得也足下憐之否莫笑其駛否譚嗣同謹上

報劉崧芙書一

崧芙仁兄足下乃者奏記申酬辭渫義陋將以博孫郎帳下之嗤何意辱季重東阿之奮伏見文虎贊采苞鳳騫華書規河北薄山陰爲嬪媚章溯當塗異元和之弦急煌煌麗制古今奚閒焉遠惟詩書之所垂戒

矇史之所紀誦牌情繙誼莫不以斯文爲盛軌其稱廣歌揚休尙矣嗣是式微啟聯句之篇宣尼炳會友之詔至若盲左所甄難可悉述故寧戚白水索解於童奴子贛抽琴徵辭於游婦發言爲志莫近於茲自非終葵論象謬詁於陋儒金樓迫觀見窮於偷父亦疇不樂有多聞之友鴻厖魁碩之侶推榦送抱興往情來析皋比未曙之疑申細席舊傳之學玉琢於石錦澣於灰用晉益其性情而雪其聾贖之辱者哉嗣同不自鑒觀懷此彌歲遠無獲於尙論近幾失於覩面乃承大度包荒曲見矜許漁父延緣之棹且張皇於漆闔協律已厄之詩猶夔贊於笠澤劉畫六合魏收未鄙其名愚衛瓘三都太沖莞顏於覆瓿撝謙沖挹受者曷任祓飾薰沐逾量爲恧夫操箒鐘者非期於傾賞而傾賞者遇之書舉燭者無當於治國而治國者效之同類曰孚不行而至言念施報則

亦有可述者嗣同少稟悶惰長益椎魯幸承家訓不卽頑廢然而家更多難弱涕坐零身役四方車輪無角雖受讀於瓣蘚大園之門終暴棄於僮蒙無知之日東遊江海中郎之椽竹常攜西極天山景宗之餓鵠不釋飛土逐宍掉鞅從禽目營浩罕所屯志馳伊吾以北穹天決漭矢音勑勒之川斗酒縱橫抵掌游俠之傳戊己校尉椎牛相迎河西少年擎拳識面於時方爲馳騁不羈之文講霸王經世之略墨釀盾鼻詭辯淵翻米聚秦山奇策紛出狂瞽不思言之騰笑以爲遂足以究天人之奧據上游之勢矣旣而薄上京師請業蔚廬始識永康之淺中弱植似覩橫渠之深思果力聞衡陽王子精義之學緬鄉賢朱先生闔然之致又有王信余陳曼秋貝元徵諸君以爲友困而求亨幡然改圖愧弄戟多少之譏冀折節勤學之效如何不淑變生海外原隰悼痛踰踉來歸

基礎遂隳何期雲構自頃以來精力荼於當年鋒銳頓於一蹶子桓曾逝者之唏公幹臥幽憂之疾後得復事瓣彊續歡王貝益以涂君質初相勸亟勤他州豪俊存問不絕而臨觴撤御都無好懷發策未竟已復忘棄耀靈急節蹉跎至今三十之年行見舍去君苗之硯未焚餘子之步終失親知兩散益復無聊虞思慷慨不其嗟矣足下被褐懷玉質有其文蚤受鑿楹之書高視都講之肆藝文數通雖一斑片羽可由意其深造同里之彦實多君子家公之學遂有傳人夫何張衡之四愁頓釋陳蕃之鄙吝斯固見靈光之賦爲之輶翰景說士之風甘於食肉者也然嗣同至愚尤伏願足下恢八紘以貞度綜羣說以爲郛博取四庫之精約以一家之旨不汲汲於淺效不沾沾於細名同舍生學有異同無傷觀感任彼譏訶之來轉資多識之益坐信不惑終底大成他日汝南

先賢襄陽耆舊與所稱同縣諸君後先駿斬左右齊軒嗣同不敏亦將  
憑軾以觀以丐洪河之餘潤而瞻桑梓之殊光豈不懿與豈不懿與劉  
君瑾先元徵亟稱之曩歲枉過會親疾在視不獲晤語爲悵然累年天  
假之緣終當一識鄉閭之賢者念此用不切切也屬書少作不贓其醜  
勉思效命附呈白香亭詩此老本原深厚虎步湘中當代作者殆難相  
右知擬先覩之也邇日肄業遂及何書有得不吝見教於斯道宜重有  
發明若嗣同則徒云云而已山能受壤終澤隱豹之毛陸不如河虛抱  
法蛇之志裁書布往主臣如何諸在口宣不復一一譚嗣同謹上

報劉崧美書二

崧芙仁兄足下奉來教論陶靖節詩與嗣同所見若重規疊矩今更申  
之真西山稱陶公學本經術最爲特識足下所舉區區諸老翁云云他

若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醇遙沮溺心千  
載乃相關皆足爲證而嗣同尤有謬解以謂陶公慷慨悲歌之士非無  
意於世世以沖澹目之失遠矣朱子據箕子荆軻諸篇識其非沖澹人  
今案其詩不僅此也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明可以無死之故也若  
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懷寶而無其時也傷已感時衷情如訴真可以  
泣鬼神裂金石興亡之際蓋難言之使不幸居晉之高位則錚錚以烈  
鳴矣今其詩又覺中正和平斯其涵養深純經術之效也張南軒譏其  
委心之言不知皆其不得已而託焉者也且南軒能知其所委爲何心  
乎後此若王孟韋柳儲蘇特各各成家於陶無涉淺者輒曰原出於陶  
真皮相之言也嘗謂學詩宜窮經方不爲浮辭所間聞者或不信之今  
於陶公旣驗其然矣卽有宋儒先以性理爲詩至爲才士訾詬然平心

論之惟擊壤集中有過於俚率者至於朱子陳白沙於聲調排偶之中  
仍不乏超然自得之致此詣又何易幾及也同縣蔚廬瓣蘆兩先生實  
能出風入雅振前賢未墜之緒瓣蘆先生雅自祕惜不欲以此皮膚粗  
跡表襮於人故傳鈔未廣以愚觀之經義湛深柴桑後未嘗有也蔚廬  
先生稱心而言絕無依傍雍容真摯適肖其中之所存翠華黃屋屯蒙  
隱見諸篇非學窮奧域貫徹天人亦烏能言之我輩兀兀雕鐫聲律殆  
終無以企之矣謹檢以呈閱惟知德者乃能知言當不責其阿好嗣同  
昔有妄言後世無樂文辭卽樂善察者不惟可得人品之高下兼可卜  
世運之盛衰瓣蘆先生致爲賞歎持此以觀兩先生詩若遺興三十章  
海國八章匪風無王下泉無霸諷詠三復不知涕之何從海國猶顯遺  
興志文俱晦在作者久官京朝詞無泛設然亦斷不肯自言其不得已

之故以意逆志十僅得二三遂已感人若此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哀思之音發於賢者此殆非天下之小故夫以兩先生之才使不得爲關雎鹿鳴之聲者時爲之也悲夫嗣同於韻語初亦從長吉飛卿入手轉而太白又轉而昌黎又轉而六朝近又欲從事玉谿特苦不能豐腴類皆抗而不能墜闢而不能翕拔起千仞高唱入雲瑕隙尚不易見迨至轉調旋宮陡然入破便絳絃欲絕吹竹欲裂猝迫卞隘不能自舉其聲不得已而強之則血涌筋粗百脈騰沸岌岌無以爲繼此中得失惟自知最審道之最切今時暫輟不爲別求所以養之者必且有異不然匪惟寡德之徵抑亦薄福之象尊師巨湖山樵亦覺微有此失無此失而又不靡薄者唐初四傑宋初西崑明初青邱國初漁洋開國隆盛之時順氣成象萬物昭蘇塙有朕兆不可誣也昧者求其故不得乃泥於一句

一字之險夷華樸以爲吉凶娛祥之占其於聲音之道奚當哉由斯以談則擊壤集之俚率要未可全非而陶公益倜乎遠矣譚嗣同謹上

上歐陽瓣蘆師書

夫子大人函丈舟維甫鄂轍環逮湘仲路爲之後從榮越因而失問坐睽令德餘憚如何前日里門時詣笠耕世兄歛其風氣日上掇皮皆真秉荀氏之規有萬石之謹通家厚誼道款推誠率尔造門輒與李膺之燕外存賓客辱損馬援之貽事會紛貺來去倉卒竟不及一箋言謝媿悚而已頃見函丈與黃佩豹書兼示嗣同藉審道履休鬯爲慰讀至旣經展拜新塋稍遂昊天瞻仰則此後無論升沈夷險可以少安於心我瞻四方蹙蹙靡骋何辭之悽苦而心之仁厚也夫鋒穎者頓猝滑疑者圖耀赴幾者迅奮委運者後時蹈海者狹節郤金者止贖昌言者亡等

默塞者違實天元地黃五角六張勢趨於極雖造物不能以自綱則志士仁人之所爲長顧而審慮要必經緯萬端衷於一是特非事變未至而先設一成格待之之所能覩皇矣然而有不能不自疑者東征之師旣挫衄不復可振矣則天下有大患不在於戰而專中於始事主戰之人來書云深夜思之芒刺在背可懼懼也在某某豈不知如此舉止之間猶隔一筵不了家事之意未宣外庭乃逆抉其隱微使無復容匿而忍慙於一逞亦必深觀密計見夫機之已發情之已急言之如此不言亦如此是不若明白慨直斥無隱天下因曉然於是非之所在庶幾一意奉戴得以改圖易慮於人心向背之機其濟則天不濟亦何惜一身爲三監藉口之資蓋其深心矣嗣同一齊民何與人家國事竊恐刈蓍而遺蓍簪尙不若故劍前魚之可念一旦卿何以處我之間瞠目而

不能奮不知不覺遂與於不仁之甚而身長爲臯人悲夫旣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斯貞之與邪亦止爭毫髮反復推求思所以終身自靖之道了不可得鳴穀復聞納肝誰屬已矣繞朝之策徒有士燮之祈憤激卽萬萬不敢而細席之言慮忘於臨難倚楹之歎轉疑於思嫁又抑鬱誰語乎若夫運策帷幄折衝尊俎何以圖恢復何以靖海氛中權有寄六翮頓張自智勇不世出之事非鄙心所敢任惟冀天祚我國使和議速就日月朗縣如初草澤無詞可執則杞人誠愚也幸甚幸甚奉教在邇餘不縷寫遙通江水毋任欽遲譚嗣同謹上

史例自敍

韓宣子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故凡紀載皆史而禮則由以著焉者也少受易因及三禮於春秋獨不喜言例以爲例者史臣之通法

非聖人褒貶之精意所存顧於杜元凱釋例數數觀之以爲例者非聖人褒貶之精意所存固史臣之通法也法具而史明史明而禮起聖人吾不得見之矣秉此失其鮮乎嘗病條目疏簡又略奪不完不足規周公制作之全而給後世紀傳之用輒研校四庫輯本羅列杜氏所釋輔以陸氏春秋集傳纂例劉氏春秋傳說例益推衍倫類廣求諸經史百家擇其尤雅詳以訓詁小學闡說字義本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變而一折衷於禮疏別部居附於諸例之後於以補闕略通廢滯俾學者不失依據儻云萬一焉乃若崔氏之本例及例要張氏之五禮例宗丁氏之公羊釋例許氏之穀梁釋例說人人殊今專標史例非曰治經故擣取言例之最先者而餘不悉及夫易言變者也禮不變者也變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所謂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也故筆削微顯不惟其文

惟其道聖人之春秋以之不變者質文損益萬變不離其宗所謂發凡正例也故科律嚴謹皆足以遠示來裔史臣之例以之欲發其例必先稽以小學著其指事類情之所在然後紬繹史籍徵信於三代兩漢之書於禮得其體於易得其通史學固然凡學莫不然也神而明之又豈例云例云而已

仲叔四書義自敍

孔沖遠作正義閒肖經傳聲口反覆申析其意王介甫效爲新學易詩賦聲病剝薄之習鑿空說經益張其名曰義禍七八百年未渫二者皆無當生人之用新學尤能汨人性靈而陰使售其僞惟鄙儒小生惰於殖學易其速辦而捷給乃獨好之慮皆故矜祕其術抗爲孤詣奧傳以自重夜晦無人私挾八寸論語轉相授受傳弟子數百人偃然自躋於

文學之科雄視四民之首愈益陵蹕古今天下才士黠者漸覺其愚陋  
小變體貌刺取司馬子長韓退之韻率不經意之一二字竄其中號於  
人曰古文古文人或弗能察也上焉者應科舉中第舉所習一切拉雜  
摧燒之庶乎知恥之勇者嗣同兄弟生用新學之時舍之無以操業受  
書以來未嘗不捨其有用之精力銖心鏤肝昬夕從事以蕲一當嗣同  
顧好弄不喜書冀蓋所短時時詭遁他途流轉滑疑其辭與當世大人  
先生辯論枝柱仲兄泗生不幸先生八年爲新學楷獨久致力亦獨深  
記誦所謂名大家義千自爲亦數百取徑獨峻絕幽隘乃至不容人思  
投之南北闈考官及學政府縣吏又僥倖而復失或不能句讀嗣同所  
爲薄小蕪俚宜易識然年自二十有一至今三十年十年中六赴南北  
省試幾獲者三卒坐斥仲兄則且憊然蹇抑死矣方今天下多故日本

陪我朝鮮襲我盛京海上用兵無虛日民迫窮困且向亂羣族盱目而  
環伺大臣席不暇暖食不逮晨蒐卒乘峙芻粟繕甲械折衝決勝徂內  
輯外機牙四出百心莫照此豈新學能任其萬一者哉竊惟不廢新學  
無以發舒人人聰彊弦久懦則更張之新學不爲不久矣效亦可觀矣  
更張之時其在斯乎嗣同行與新學長辭不復能俯首下心奉之因纂  
輯所爲若干別爲一通仲兄僅乃箸錄其二知不欲以此見也夫日月  
之邁疾不容瞬當宋之始更制豈知延延緜緜用弗絕至今日若嗣同  
兄弟共案厲呼憤讀力竭聲嘶繼以瘡咽涕洟回顧一鐙熒然幾二十  
年所猶尙如昨日事嘗感船山忽念身本經生之言以爲有無窮之悲  
寧可復然哉益悲而已後之人幸見新學之廢其心得免於戕賊端居  
泛覽或逮茲流失今無述將不知前乎此者被毒酷烈若此上之亦足

究識當時取士之具其間體勢不一各有所至今昔風氣變遷略備矣

### 記洪山形勢

洪山違武昌會城四三里塔於其脊登者於環城百里可一覽盡夫建國必有所依據以爲固武昌國於江漢之衝江水南來掠城西而北折而東漢水又在其西其它澗溪陂澤夾持左右惟道洪山而東陸達咸寧通山以聯湖南江西之勢自魏晉南北割據策士以武昌上控荆襄旁制湘粵睥睨秦蜀鞭辟中原爲南戒山河之上游而英雄用武所必爭沿及今茲屹爲重鎮而咸寧通山又爲武昌之吭背洪山歸然扼其生死呼吸之所由且逼城而峙俛瞰城中一一在列誠主得之爲要客得之爲害者也昔洪秀全竄踞武昌湘鄉羅忠節公駐軍洪山斷其餉道雖實身鋒鏑而城卒以復然而洪山絕地也立於必敗敗而不可爲

者也主之利非客之利也何也爭利莫慘於前自完莫良於後狼之善  
顧非怯也不有可退無以爲進也洪山蜿蜒以東勢雄而單夾兩水閒  
無岡阜以爲之輔遠山皆在數十里外且阻水莫能達使城賊潛軍斷  
其後則不攻自破矣羅公之奏效非洪山之爲之而金口之爲之也方  
羅公之未至也益陽胡文忠公已先據金口且下及沌水羅公旣得洪  
山益南攻賊壘以自達金口軍於是犄角之勢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賊  
有矣賊伺其北則道險不利仰攻由北而繞出其後不惟無以自反而  
洪山旣通金口則以金口爲後它非所恤今按其壘皆在洪山南蓋壘  
於南則可以取遠勢壘於北則徒自保而已故金口可襲洪山洪山必  
不能遠爭金口此險易之辨也然論武昌於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  
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長江之要領也今則中外互市輪舟上下而長江

盡失其險長江盡失其險則武昌者主固無以禦客卽客得之亦不能一日守故武昌譬則斗也而其柄不在此將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內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陝西四川雲貴湖南江西爲根本而以武昌爲門戶合勢併力以臨馭長江之下流然後東北諸行省恃以益重嗟乎古今之變亦已極矣變者日變其不變者亦終不變也強變者不變持之斷斷且卒不能無變况強不變者變哉余謂毋遽求諸變也先立天下之不變者乃可以定天下之變觀於斯者苟權其本末順逆則又若洪山金口之辨矣

劉雲田傳

光緒初元山西陝西河南大饑赤地方數千里旬萌不生童木立槁溝瀆之殣水邕莫前崩死橫轍過車有聲札礪踵興行旅相戒四年夏大

人上官甘肅道河南陝西觸暑前輶併日而食賓從死二人廝隸死十  
餘人它僕皆病憊無人狀又時時思逸去莫肯率作維時以賓從躬廝  
隸之役者爲益陽劉君雲田雲田羸瘠若不勝衣獨奮發敢任無擇勞  
辱大人臥疾陝州一家皆不能興資斧行竭藥又不時得雲田日削牘  
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藥踐死人大驚絕氣狂奔踣於地火熄以  
手代目揣而進連觸死人首卒市藥歸歸則血濡襪履蓋踣傷足及踐  
死人血也而雲田亦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後十有三年入粟得  
從九品職出權關稅卒乃贊安定防軍軍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撫湖北  
雲田以疾不能從三月歿於安定軍中年三十有七雲田名丙炎考某  
縣學附生早歿以雲田得官貽贈登仕佐郎母氏趙貽封孺人用節孝  
著稱雲田既以行誼爲大人所重而仲兄泗生及嗣同尤曠就雲田中

表徐容俠從子傳簡亦皆與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氣凌厲無前容俠亦敏毅自喜傳簡年尤少益卞隘自卓犖法度外雲田性獨迂緩短小貌寢般辟行闊豚惡豪邁人如寇讐時時稱道郵懦腐語規切人聽者唾涕欠伸猶絮聒不休而數人者或數年十數年日益親密罔聞聚則給以非理戲謔百出又彌使騎鞭馬奔駛觀其僵僂伏鞍嚦號戰慄以爲笑樂雲田則莊色陳論不可終不以爲侮安定防軍隸大人部嗣同閒至軍皆乘鞬帛首以軍禮見設酒饌軍樂陳百戲嗣同一不顧獨喜強雲田並轡走山谷中時私出近塞遇西北風大作沙石擊人如中強弩明駝呻嘵與鳴雁嗥狼互奮臂鷹聳弓矢從百十健兒與回目凸鼻黃須雕題諸胡大呼疾馳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剝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作秦聲或據服匿羣相飲博謹呼達旦回

顧雲田方畫坐瞑目誦大學章句嗣同亦不詫其不合益樂親雲田雲  
田歿前一年嗣同戰藝走京師以傳簡從別雲田安定語往年道中事  
雲田感念疇昔悲不自勝及行雲田送上馬立馬前泣不可仰視嗣同  
大怪尋常別耳雲田不當若此悠悠昊天別幾何時仲兄先雲田一年  
死傳簡後雲田一月死容俠不忍汝汝之故竄跡窮谷爲老死不出之  
計而嗣同亦且規規然繩墨中腐儒矣嗚呼

代大人譏贈奉政大夫任君墓志銘并敍

光緒十有八年巴陵任本垚自甘肅奉其妣彭宜人喪歸祔其考律清  
贈君之兆初贈君以貧故漱葬未有銘今將累其家世子姓卒葬封贈  
行誼刻於幽堂而徵辭於某某某友本垚且十年聞贈君事故習往  
者布政甘肅事無險易一倚本垚本垚亦樂就某某而奉宜人居官署

聞宜人事又習其可不銘贈君姓任諱某字某世爲巴陵人曾祖某祖某考某世基徽懿文采放穀至贈君遠罹顛頓不竟所學挈弟力作沒齒晏如道光中大饑且祲人庶流逆行殣彌野贈君連遘閔凶瘡痏負土斂窆用舉卒未嘗勸於人鄰人黎文星者富而俠雅重贈君贈君終未一往比黎氏中落向所周段操劑追責室家爲毀而贈君以無負獨完蓋其貞介自植不苟資藉踽步於窮林幽壑以深樹其進取一概之義而待時研幾發舒開布所得於痛劬奔走者拏涉同生斯世之人其於艱窶凍餒極人所不能忍而能忍則其用也視險阻阽危叢脞歧駢紛而相環猝不得其首尾莫不泊然相遭犧然有當而震爍之權燭以平咸豐初洪秀全犯岳州新牆晏仲武陰附之里人某又附仲武翹其攫金召誘奸宄期於里之慈雲庵揭竿首難日率數十輩繕治供具或

陟高呼歎遲仲武至有問者拔刀叱曰少選當識乃公也時府城不守鄉兵未興距所期又已迫點民悍夫雄顧思逞椎埋剽虜匪夙則暮閭巷洶懼莫必其命贈君旣廉其狀因從兄某與仲武習夜遣就仲武誅以詭辭仲武疑不敢發官軍尋至誅仲武夷其黨贈君亦計縛某斬於軍由是里中清晏罔敢暴橫深識之士益知衆志之本固鄉之人之可與有爲藉以安坐畫策徐收鄉兵之效如所謂團練者或以扞衛墟井或乃奮戈四戰後先颺舉雲邁莫不表表然著忠勤隆稱號於世而贈君已前歿矣時咸豐幾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九以子贈爲奉政大夫葬某鄉某原某首某趾妻彭氏封宜人後贈君二十有幾年某月某日歿於甘肅布政使署年七十有二以光緒十有九年某月某日祔於贈君之左子一卽本垚同知銜候選知縣女一適甘肅候補縣丞李琢孫

一德厚女孫三宜人亦巴陵人道光十有二年進士江西河口同知昌運之孫歲貢生安仁縣教諭浣之子來嬪贈君卽悉鬻斂飾佐植生業椎髻布裙操作而前縣故產名布宜人所織輒倍它值永夜沴雪未始休廢故贈君坦坦行其潔清之志而無所於求宜人之力多焉贈君旣歿本垚年財十有四宜人益自鐫刻勸本垚一如贈君之操及本垚佐治甘肅迎養歷數州崇奉日益膚厚宜人彌務剗抑餘以稟恤困乏真洽之辰顧謂本垚毋納贈贍玷而翁清節初贈君疾篤不御方藥曰豈以死故累親屬若宜人可謂匹休齊烈者矣方宜人家居時違所居數十武有溪焉霖潦闢溢砾揭病歎宜人盡乎深惻梁以榦櫑然苦易權朽謂本垚曰它日當勉易石今本垚竟石之如宜人命云銘曰

噫祚微而尙可持德卷而卒莫施雖則莫施以澤其牟裔而罔弗宜隆

履之封疇艱疇疑繇融之佑疇際厥涯謂天或爽鑒此辭

城南思舊銘并敍

往八九歲時讀書京師宣武城南塾師爲大興韓蓀農先生余伯兄仲兄咸在焉地絕蕭曠巷無居人屋二三椽精潔乏纖塵後臨荒野曰南下窪廣周數十里葦塘麥隴平遠若未始有極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隱然高下不絕如帶又如去雁橫列霏微天末城中鮮隙地民閒葬葬舉歸於此蓬顆纍纍坑谷皆滿至不可容則疊瘞於上甚且掘其無主者委骸草莽狸狢助虐穿冢以嬉觸體如瓜轉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兩日蝕漏陰舒洞開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讀聞白楊號風閒雜鬼歎大恐往奔兩兄則皆撫慰而呵煦之然名勝如龍泉寺龍爪槐陶然亭瑤臺棗林皆參錯其閒暇卽浼兩兄挈以遊伯兄嚴重不

常出出則健步獨往儕輩皆莫能及仲兄通悅喜事履險輕矯陂池澤  
藪靡不探索城隅井甘冽輦以致遠轂鳴啾啾和以唶蟲淒楚動人肝  
脾當夫清秋水落萬葦折霜毀廟無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徑闌不逢人  
婆娑宰樹唏噓不自勝欣欣卽路惄然以歸僕本恨人僮年已爾乎顧  
成人同遊蓋莫不爾皋壤使樂而墟墓生哀抑所處殊也自伯兄不祿  
韓師旋奄忽卽世余絕跡城南十有五年後攜從子傳簡入京師尋所  
經歷一一示傳簡且言余之悲傳簡都不省意頗悵恨以爲非仲兄無  
足以語此而仲兄竟歿素車星奔取道南下窪佛寺梵唄鐘磬朗澈參  
以目所覩瞿然大驚謂是疇昔徐悟其非一慟幾絕今傳簡歿又四年  
余於城南烏乎忘情又烏乎與言哉湖廣義園亦城南僻壤也親屬歿  
京師寄葬園中歲時持雞酒麥飯上冢俗禮乘小車白布蓋紙錢飄颻

左右及冢挂紙錢樹枝男婦皆白衣冠再拜哭祭祭已哭益哀良久乃去有少婦弱子伏地哭不起供具又倍盛則新冢也方余讀書城南際春蠶曉雨棠梨作華哭聲殷野紙灰時時飛入庭院卽知清明時矣起隨家人上冢已必遊於大悲院院鄰義園其僧與余兄弟久故導余徧履奧曲僧墓兆數十頃衆木翳之昏雅謹跋彌見虛靜蓬蒿長或蔽人雉兔竄躍蓬蒿中歸受高菊磾詩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鐙前觸其機搘哽噎不復成誦塾師駭責究其所以復不能自列長大舉問仲兄兄撫然有閒乃曰三復令骨肉增重烏虞其曷已於思抑曷已於銘

峩峩華屋冥冥邱山人之既徂鬼鳴其閒曰鬼來前予識汝聲二十之年汝唱予聽予於汝舊汝弗予攖昔予聞汝雍穆羣從安謂永保交不

汝重歸然惟汝子然亦予予其汝舍予又奚趨星明在天霧暗覆野被  
髮走呼寂無磨者噫嘻吁嗟予察厥原汝之不晦汝亦匪存寒暑晦明  
來以賚去人道已然鬼獨能故豈無醜醜新死者歟豈不越越後寒之  
骨噫嘻吁嗟鬼無故人憂誰與寫不輶如焚卷地沙飛索羣獸寒缺碣  
眠隴白露彌阡我之人兮於茲焉託面上厚丈長幽不窮釀酒荆榛疇  
言可作緬懷平生亦富悲冤淚酸在腹齋以入泉泉下何有翳翳昏昏  
息我以死乃決其藩閨予之留實肩斯况豪樂纖哀奔會來向明明城  
南如何云忘城南明明千里惻愴

寥天一閣文卷一終

寥天一閣文卷第二

東海賽冥氏三十以前舊學弟一種

啟寰府君家傳

府君名啟寰字佚福建路汀州清流縣人

今以清流縣州

考挹妣歐陽宋

末從主管殿前司

宋史職官志殿前司都指揮使

以上充資庫後則主管本

蘇劉義出師禦元兵水戰不克死之

舊詩云與

無子世絕

始祖金兵而避

則遷至是復有元兵南歸又不許其配遺未娶也

二十世族孫嗣同曰自

遷福建之始祖七傳至府君崛起單微用節烈顯偉矣財百年而崇安壯節侯及弟楚川府君死夾河之戰又二百年而新寧伯弘業公死流寇之難大節炳炳前後相望遂以武功著望於有明二百餘年閒位侯伯者九世十人建幢節握牙璋慷慨奮興於功名之會者肩相翼而足相踵青史勒於當年英風扇乎來葉入國朝漸卽零替卒無有放辟邪

侈陷刑辟閔有司者咸同之際兵事孔亟宗族子弟執干戈効死於四方十有二人

傳本江陳亡傳清江西瑞州陳亡傳立浙江陳亡傳鑑廣西陳亡傳倫江門

建陣亡傳萬江四九江陣亡傳海甘肅陳亡傳健昌

建陣亡傳贛江江西陣亡傳達陝西陣亡自右傳

義方是訓敦實府君英賢卓犖有以啟佑我後人而成仁取義開一族忠義之風要莫夙於府君也府君固長子禮無無後似續闕如而始未冠而始未冠之冠與身名俱寂雖府君一往自靖無所藉待後者不述又烏知興起之所自有如此哉有如此哉

### 崇安侯壯節公家傳

公諱淵字溥泉號時菴福建汀州府清流縣人

同考如嵩明洪武閒祖太

元紀官燕山大今直隸順天府右護衛都督史志錄後軍

妣裘考歿公嗣職公軀幹修偉膂力過

五品欽定武將軍制武散將軍從

人驍勇善戰引兩石弓射無不中建文元年

卷八

七月癸酉

年

明史月日錄

燕王起兵從奪九門

卷八

八月壬子

月

明史月日錄

甲寅南軍都指揮

卷八

潘忠楊松自鄭州

府

定府雄縣

公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

卷八

水中人蒙菱草一束通鼻息南軍已

來援

河北正定府

卷八

壬戌公與張玉大破之獲副將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斬

首三萬級

卷八

潘忠楊松自鄭州

府

定府雄縣

此將李堅寧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級

卷八

壬戌克遵化降永平

月

明史月日錄

敗大寧寧遠二城連敗李景隆降廣昌攻克有功不被收

卷八

張玉謂淵等夾擊

年

明史月日錄

人識以備老以功累進都指揮同知

卷八

吳繼宜皆有功不被收

月

明史月日錄

建文三年三月辛巳

卷八

明史本傳不詳

年

明史月日錄

轉軍參軍

卷八

今據明史紀成祖

年

明史月日錄

王南出保定

保定直隸

遇南軍平燕將軍

愍帝紀錄明史

盛庸於夾河

今直隸

起遽前搏戰馬蹶薨於陣

明史於惠帝紀錄成祖建文三年三月辛巳盛庸反於惠河源戰死

月辛巳與盛庸遇於夾河源復振盛庸建文三年能復

河源戰死朱能復

三月燕兵復南出保定

王悼惜

明史張玉傳其後禪淵沒於灤河鄧惟德不

如玉也

卽位贈都指揮使

明史志正二品官

謚壯節建祠以祀明史有傳

明史魏本篤諱淵兵起從奪九門破雄縣潘右

忠順頭領自鄆州來探測帥士千餘人伏月漢橋水

中人持炎草一束燒之即知淵騎勇者三千餘人

引兩石弓射給履淵一夜嗜殺之濟州被殺

此舊傳之

南軍之勃連起患淵曰如爾昔當盛殷成祖

悼惜之卽位而退

故封新寧伯追贈千石安撫二十一年將右掖從征沙漠宣德元年從征瀘川  
不當襲命曰券有免死律下其子嗣再傳至孫點成化中協守南京軍器掌  
前府提督湖廣累加太傅嗣伯六十九年始卒越莊裕子繼至弘業國亡

### 並入功臣世表

河朔戰功臣位崇侯追封鎮北節

者無於異族明史不悉錄通鑑並入功臣世表  
欽定續文獻通考淵從成祖起吳城死於夾河永樂初追封崇侯  
史職官志公侯伯凡三等以封功臣反外戚皆有流有世功臣則給鐵

勳封號四等從成祖天靖難推誠宣靖武臣職功臣大明會多宣力永樂

漢字楚川夾河之難殉焉十六世孫嗣同曰公於啟寧府君爲族元孫  
儻風其雄武者與兄弟并命抑又加酷茅土雖世於公乎奚當若夫君子之澤九世未沫國君死社稷有明之天下且與俱實以是始以是終  
而五等之封乃足爲世貴赫赫然矣

### 新寧伯盡臣公家傳

公諱忠字盡臣崇安壯節侯長子妣氏楊氏瞿楊無出公及弟恕皆瞿

出明建文四年

嘉

從燕王入京師

江令

江寧府

今福

新嘉

邵

賜鐵券

會典

封九月甲申

紀月功臣

據世表成補

祖

封新寧伯

武新寧

新嘉

邵

賜鐵券

會典

力戰有功又以壯節故當

凡誠恭形如龍瓦劍封諸於其上以黃金祿千石

明史靖成祖

封耶

九月甲

申

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等侯者十三人徐祥等伯者十一人功臣世

表忠成年六月癸巳歲成化十四年十月丁巳號威武三軍加太保

甲戌歲四年正月壬午卒南京靖四年十二月壬午卒

庚午歲九年正月壬午卒南京府二十七年卒

己未歲九年正月壬午卒南京府二十七年卒

戊午歲十年正月壬午卒南京府二十七年卒

丁未歲九年正月壬午卒南京府二十七年卒

丙辰歲四年正月壬午卒南京府二十七年卒

傳樂 亦無之 傳臣 事無中 藝臣 事無中
傳言 環塞 封時 都臣 忠以 關予 世券之 文於 譚潤
一文 人自 徐祿 至劉 才是也 但譚 忠與劉 才何以 不列於 功臣 就次之 內
其予 則其予 世券可 知矣又 按成祖 靖雖功 於徐祿 等伯者 王所 於諱過 考於劉 才亦云 靖雖難 字永樂 二十年 紀成祖 元年三 月丁丑 明史日據
將右掖 從征阿魯 台
阿魯 台成祖 元紀二 十一年三 月丁丑 親征阿魯 台
將軍 撫兵官 將軍公 沐誠 都督 安伯 徐亨 新寧 伯不 譚忠 今左 知右 訓將 軍爲右 軍資 未便 輜糧 增兵 然名 公爲副 將軍
副征南 將軍總 兵官
宣宗 紀據明 史官職 補
已明 至樂 安樂 紀元 今年 八月 東武 定府 縣民 縣
八月己巳 月日據明 史宜宗 紀補官
皆有功 十二月乙酉 明史日據
沐晟討黎 利
沐晟 新安伯 覃忠 之文 可據 南越 之功 據南 安公 爲副 將軍
十 二月 宜宗 紀
從征樂安
壯襄 蒲安伯 傳徐亨 及舊寧 伯不譚 忠今左 知右訓 將軍資 未便輜 糧增兵 然名公 爲副將 軍
卷二
四

文宣社譚王退等及布政弋謹中官山齊馬麟下獄論死蘇北家外國並傳書

山三年夏馬麟及布政使弋謹俱論死奏其罪乃與陳只梁待議方政終已誣於唐過及沐晨尤重而罪實無距皆成不論時議已引非之案安南一役

罪全參與通同已得釋明史外國傳臣復勤此勤蓋在已釋之後謂及  
罪帝不問然公之下獄惟見歸所節公傳宣宗八年五月功臣步棟明史  
紀不聞傳皆不可見

史附壯節公傳並入功臣世表弟恕官名青字如心積功至都督僉事  
二品忠勤官志正二品據欽定續通典明授制武故官正  
庚戌歲日據明史從征瓦刺明史外國傳也以都督品據欽定續通典  
明制一品武散官用文資大升授光祿大夫領左掖

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升授特進光祿大夫領左軍軍事  
侯征瓦刺左安遠侯柳升領大督武安侯領左右接都督僉江朱懋  
則前青所領爲左掖大破敵兵追奔至土刺河明史成化紀六年六月  
劉江遇瓦刺兵戰於甲辰

河哈里  
馬哈木  
喀木齊  
通庚申  
忽必烈  
忽失溫  
馬哈木  
庫拉來  
蓋拉河  
烏諸作  
圖拉河  
蓋大敗  
之正道  
至土司  
薩

懷光嗣爵時吏部言父罪死不當嗣宣宗援錢券免死文特予嗣宣德  
十年二月丁卯功臣世表據明史嗣封新寧伯正統十四年紀元宗六年六月

據明史表功臣世表據明史薨無子傳弟蔭祐

據明史表功臣世表據明史嗣封新寧伯景泰三年紀元宗六年三月  
功臣世表據明史薨無子傳弟蔭祐  
自有傳十五世孫嗣同曰觥觥烈祖啟宇新寧蹈厲揚休克都厥成亦  
有介弟扶翼專征寵緒無絕勳于券銘

太傅新寧伯莊僖公家傳

公諱蔭祐官名祐字履吉考源璫妣夏明天順元年後英宗六年六月癸巳月  
臣世表據明史功臣世表據明史襲兄蔭裕爵爲新寧伯成化中紀元宗六年協守南京明史職官

同守備一城者爲協守都督充之父與主將成化十七年臣世據明史功還

掌前府選

都督府五軍前府之副

正德四年武宗紀七月功臣

月據明史功還

團營五軍

其臣世子自表作副管五軍

之稱愚以勸京公凡

累加

太保至太傅

品武散官志太傳太保會典文散官正一品

輔明之稱愚以勸京公凡

累加

進祿大夫升授特

嘉靖四年世宗紀

薨謚莊僖明史附壯節公傳並入功臣

月據明史功還

世表公好讀書言動必以禮法自持善撫士卒威不掩恩薨之日五營  
哀慟聲震原野身歷五朝無豪髮過失明史欵其嗣爵六十九年始薨  
蓋碩德耆齡在位長久爲近古未聞也十三世孫嗣同謹述

### 新寧伯平蠻公家傳

公諱宗綸官名綸

開時部尚書謹有奏疏被旨官黃人兵

字詔音新寧莊僖伯

長子妣李公幼卽軒昂忠勤勸志明嘉靖四年

世宗紀元閏十二月甲戌日

臣據明史補功

嗣封新寧伯十一年三月

臣世表補明史功

領南京前府

都督前軍

十四年佩平蠻將軍印

明史譜記征倭按

充總兵官鎮守湖廣

明史志稿

又無品級燒銀一  
方者爲鎮守其

兵官一人駐守城

營兵掛印稱將軍者

湖廣省城爲武昌

昌府治武勦九溪蠻

今湖南

永有功益祿坐占役軍士奪爵已而復封二

十七年薨

安公 功九溪蠻

蓋久於湖南故子功

必在湖南明史附壯節公傳並入功

臣世表子功承字光烈嘉靖二十七年八月辛未

嗣封

新寧伯三十六年十二月

功臣世表補明史

領南京左府都督府

紀宗二月丙午

功臣世表補明史

薨傳國佐隆慶元年七月戊午

表功臣補明史

元月日據明史

薨傳懋勤萬

歷二十七年八月乙酉

功臣世表補明史

封天啟三年

薨傳弘業天啟中封崇禎十七年

紀元月日據明史

三月丙午流賊陷京師殉節

明亡國除十二世孫嗣同曰公官湖廣子以綏府君留爲湘人十傳至光祿公遂以湘人巡撫湖北兼攝湖廣總督江之永矣漢之廣矣舊公建旌節之地也予末小子泳繹世芬罔克負荷則惟數典忘祖是惶夕惕若不敢康辟不敏也而譜由此其興焉

逸才府君家傳

府君名國表字興基號逸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

湖南分

考功安肇遷

年世元宗生少有大志念先世以武功顯日以紹述爲事遂投身爲防守操練營卒以功官保定

今直隸參將

明更職官志

參將無品級不

某又參將曰無品級必別有將曰馬若水曰參將曰明初縣

亦

固又參將曰無品級必別有將曰馬若水曰參將曰明初縣

亦

多光武時制無都督等官者舊謂官由都司升遷至各部

亦

爲首領制無都督等官者舊謂官由都司升遷至各部

亦

也據使司指揮使司設都衛司上右二  
事不得徑稱某官事爲都司也疑獄倉時必以都揚司者指揮都同知指揮使司之  
本支子孫不識人是爲三品封考明史增橫舊文而修諸者未考耳舊指揮使司  
於其配云封淑人是爲三品封考明史增橫舊文而修諸者未考耳舊指揮使司  
金朝事爲正三品或者爲是官與毋亦以其後據民懷吏畏去而見思天啟  
國朝參將正三品之制而妄益之也謹存疑故又云壽八十則必殺於是  
元宗歿其舊官諸品云級究不可詳知而未敢同於大夫書卒之例故是  
年又

年八十兄子懋武字繼喬體貌魁梧勇力兼人幼習舉業不得志乃從  
府君習騎射挽弓數鈞矢無虛發時人推文武材明吉藩英宗弟七子見凌封於長

沙吉聞而召之擢爲護衛百戶

副積功至副總兵

亦何不墮其配云品二品人

生於嘉靖四十二年五月歿於天啟四年年六十

號沙吉國副積功至副總兵

官志譜副總兵特獎沿國朝之知名在明稱副總兵明史於

卷二

七

陽之祖所自出

舊諸清軒府於君賢序都及喬府君朝宇舍於四方塘及八角亭置由產

增居如家傳易遷後四方塘之字舍爲增字舍歸於未遷者舊譜經濟等處稱爲祖居蓋君傳所有四方塘之字舍其餘爲繼喬府君以土即居其地而特有全則脊碑本部不可復識逸才府君曾孫俄從遷焉今是正誤文隸以事類夫豈徒哉期不墮地云爾

### 濟軒府君家傳

府君諱世昌字長發號濟軒考逢琪越自湖廣長沙府長沙縣

湖南分遷

於瀏陽至今爲縣人妣張先世將門閥於武烈文學無聞焉自府君之

考爲長沙縣學生

國舊諸朝年不

已

入學

在明

二

必

明代

諸否

生

入

府君復繼爲府學生

舊譜亦不書入學年歲國朝諸生始以詩禮啟厥家府君慨念宗祊飭勞

禋祀族屬交孚倣修譜牒爰著家訓都二十二則

初順父母曰訓八則

固於二友愛兄弟百行孝弟無他類爲先跪反連氣物類猶然形可憐外侮族姪被田幕勿

卷一

八

歸明	尤講	欺過	宜入	守貲	涇止	西鄰	用光	道施	兄弟
宜親	當也	壓色	明自	分財	佚威	則爾	可吉	觀曰	之貴
孤陰	休族	奉柔	也止	安曰	驕備	一諱	致七	親大	無連
獨主	感入	幼以	本機	命古	奢威	毋諱	豐治	觀各	散友
無家	相原	或盡	族逆	人入	奢威	載飲	隆崇	大宗	爲愛
所斷	開出	財專	舉難	救垂	而戒	轍飲	吾勤	宜小宗	先賛
依無	往一	產幼	舉來	目戒	勿戒	渴博	接德	思付	比教
歸者	宋船	未之	長存	有爾	勿我	曰禹	成周	誰非	謀比
恐果	應豎	濟道	幼心	觀勿	善我	勤進	太極	持一	謀燕
其因	可自	應非	當仁	飲飲	飲我	勤始	和雍	基本	前古
生窮	必問	禮特	分禮	酒孔	酒石	克勤	澤有	行敬	澤三教
平宜	彼乘	房不	卽命	孔嘉	孔嘉	始克	道有	葛慕	長歸
正歸	此越	公可	安安	曰機	可二	圖萬	出庶	桑與	君子
大無	相須	削犯	凡貞	天事	以母	終萬	入庶	葛萬	以孫
子統	據有	母上	在介	水難	轉卽	乃成	後功	來舉	正名
可繁	卽無	輕少	尊謂	達與	弗卽	後詩	列青	從六	勿門
指好	禮通	致不	之社	爭行	納溼	在三	七庶	生靈	貴右族
族黃	儀緩	證可	以陸	權須	於曰	拜支	人求	靈邦	年經
衆富	不急	以陵	前又	須一	邪書	美須	財多	共洽	懷形
須安	妨相	傷艮	須來	始百	非欲	詔勸	闇不	和睦	遠近
設能	親濟	和卽	知規	君萬	禮既	無探	學多	威遠	屬威
法如	至吉	好華	行十	子終	是深	諭索	闇充	誠存	傳後
任一	贊凶	二長	後則	母必	造天	實又	古誰	其井	篤賢
歸族	臺度	亦	疎不	貪淺	三機	既家	有身	旋之	宗父
之內	以弔	宜得	曾讓	妻禡	母必	譖成	瘦節	其存	

西漢不關心路我族荷先祖傳何但窮者亦不得恃榮但憑強借  
國朝亦不得出承繼他姓慎之昭穆相當品行及端也母子禮義不廉恥立生本  
孫嗣亦不得人承繼者亦必昭穆相當品行及端也母子禮義不廉恥立生本  
致諸不家聲為士子當知自重遊宜農工潤朱子云風志守禮成急可相報  
能少成久必鮮矣且近朱宜勤也近墨者黑有苟田無賢父兄外有無賢  
亦孫愚操余井族承司紡織代織以蠟書內香凡勞者易習詩書機者務  
富貴者必須不知從儉貧者亦必至於剝蕪若於身飲雖免衣飢居寒子  
人冬至祭期夫從子故內首不出事必誠必敬不入得忘所十以內正圖門  
者能若化訓防閑使惟家之廟真廟亦足女生十歲為父母垂緒於茲以無顛  
誠不旌殊峻出之為敦篤為雍睦宗族猶能言之明萬歷四十六年三

月二十日生入國朝康熙四十六年歿年九十七世孫嗣同曰府君行事多佚舊譜又無傳輒繕拾譜敍諸雜說及耳於父兄者百得一二補爲斯篇率是而吾族乃有問學之士則府君教澤遠焉然老師宿儒湮於寒素又不勝紀今卽所知最著者表出之是皆衍府君之學而思有光焉者也文章字華國號黻亭府君之孫縣學增生舉優行循守理道鄉里敬愛重新學宮及書院以貨財筋力爲人倡髦期勤學日手簡策課諸孫年八十二經權號平山府君曾孫疏食沒齒貧而無怨以字定衡顏所居曰衡門豁達善戲謔工爲楹聯今有傳誦者年七十九學炳一名曰新字若星號朗軒府君元孫操履剛方奮發有爲善殖生產濟衆不匱道光中大水發倉振困全活無算家廟祭費悉出己資至今賴之年九十繼謙字坤山號益臣府君來孫績學有文清迥不諳俗族人

多從之學年六十七繼志字竟成號立君亦府君來孫天資開敏善屬文下筆千言難與曹偶利器不遇鬱伊以終年三十四學淮字濟川號柏山縣學附生弟學洲字登瀛號仙舫府君五世族孫闇然自修誨人不勸從遊者多所成就兄年六十八弟年七十二繼雍字培元號介亭府君六世族孫隱居教授博極羣書尤工詩所著有字義考五卷故事蒙求二卷菜竹山房詩一卷文一卷書法駿整茂密似文衡山又善摹印篆刻精審似文三橋常以意編輯世表手錄一通嗣同猶獲覩之點畫工緻絕倫下至闡格界綫無或苟簡修譜者資焉年六十

熙亭府君家傳

府君諱文明字斗煌號熙亭考之美妣氏黃氏陳府君陳出縣學附生以光祿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夫人金氏諱牡贈一品夫人府君篤學固

窮文行有斐所居深山人問絲隔榮垂不翦簾瓢宴如階下植松一出入撫弄遂署楹曰數閒茅屋蔽風雨一箇松兜傲雪霜聞者高其致焉初補生員信使至會府君近出未歸夫人樵山中圭葦外閉若未始居人使逡巡疑且非是退遇夫人負薪於途因問媼知譚秀才家不夫人應爾爾便導至家曰此是使曰媼爲誰具道所以乃驚拜夫人徐釋所負薪爲治具操作落落初無遽容家譜失修近百年賴府君督成之府君生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丑時歿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已時年七十六夫人生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戌時歿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巳時年七十三子經義字鎮方號矩齋累贈光祿大夫教授鄉里以還遺金見稱於時其弱子學聚被鄰舍牛觔觸腹洞腸流宛轉遽斃鄰惶怖欲死贖葬惟命則自致哀而已堅不少受亦

終無一言識命歸厚爲能嗣厥家響矣生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辰時歿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十日酉時年六十元孫嗣同謹述

步襄府君家傳

涂大圍先生曰啟先夙耳譚贈公逸事往與修縣志議不合不問人物志友人欲爲先君子立傳引嫌卻之時贈公長子海嶠先生實主志事謂亦當代爲引嫌而贈公竟不著頃館贈公三子敬甫先生家會修譚氏譜亟傳之以補吾過且諗來者知志所以闕焉傳曰贈公氏譚諱學琴字步襄別字貴才上祖功安自福建遷湖南長沙縣數傳遷瀏陽祖諱文明始居南鄉吾田市考諱經義妣氏黎無出氏李生子六贈公實仲考病療食必甘美贈公典衣以供至汚澣必以夕益貧不能終讀伯兄居城爲縣吏時往佐之遂亦爲吏考歿諸弟幼偕徙城中俟諸弟成

立始聽析居則獨奉母曲事之罔懈久之家漸裕贈公質重寡言笑無賴子恆避之而乞人知贈公慈日踵門不絕出則環而丐贈公亦輒與之族戚求貸與尤厚逋券繢繢寒匱溢笥卒未嘗一追遇訟爭或傾囊爲解鄉有奢者設辭誘使至家強與之錢粟先塋側有某氏墓謀遷而貨兆域於贈公拒之則又謀它鬻乃使書券償值而不聽遷故墓至今存嘗過市見或剗羊而趨羊逸跪贈公前泣反救之屠恨羊狡堅欲割刃重贖不許遂終不食羊蓋拂其所不忍則不快如此初譚氏有家廟祀無資贈公倡爲墓祭徒步往斬荆覆竇歲以爲常旣醵金權子母供家廟祀晚歲益新家廟時家西城家廟在東城日食於家而督於役相木計甓往復不遑甚且助運土石寒暑風雨弗輶家廟成而勞疾作竟歿道光八年九月十二日亥時也生以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亥時年六十三贈公之事母也母喪明卞急初不令拂旦伺門啟入問安否必敬詢所欲親求諸市出入必以告暇則負母周歷堂序內外告以所至告以所有或爲小兒嬉戲笑聲達戶外母忘無目之苦者十有餘年又時資諸兄弟乏母益樂諸子迎養不旬日留也贈公年五十始舉子人咸以爲孝徵及疾革召其孤前令展諸債券焚於匪夫人毛氏止之不得亟呼贈公季弟至則灰沈水矣大詬曰乃不念藐諸孤乎贈公曰吾子當不患貧平時自奉儉約食不兼味曰吾何忍溷吾腹獨喜儒術見應試者恆樂爲之主華竹蔬庭晨自拂漱吉日良辰必數延文士吟賞供輒不貲至是語夫人曰勿令兒子廢學十年後汝當稍安殆自信有以胎之矣始援例爲國子監生以子繼洵貴累贈光祿大夫又承遺志助振奉旨旌表樂善好施孫嗣同曰光祿公曰吾不幸六歲而

孤於吾父言行不得一二然聞鄉之人荷薪入市日暮弗售皇皇路岐  
神志俱失吾父輒昂其值買之慰藉使歸吾少壯時閒至城隍廟壁書  
勸善語叢人聚觀或大言曰是惟譚某允躬蹈之安可望於今之人哉  
則字吾父也距吾父歿已二十許年猶稱頌如此所造可略覩焉謹案  
府君歿二十二年夫人亦歿夫人諱開累贈一品夫人生乾隆五十三  
年十月初一日子時歿道光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寅時年六十三事  
親之孝匹德府君先曾祖妣故喜潔既無覩益疑饌具不潔時時發怒  
夫人烹溉精審曲承其歡盥沐抑搔無或弗謹易它先後不一當意也  
迨府君背棄家暴落撫幼迄長以養以教及府君困苦始末有不勝言  
者世世萬子孫毋忘邁種之所自

紹泗府君家傳

律例獨子出繼坐不應情重仍更正乾隆三十八年和珅驟柄用浙江某爲戶部員外郎世父死無子遺產餘八十萬金以半賄和珅倡同父周親一子兩祧之議曰大宗無子小宗止有獨子而同族實無可繼之人不可令大宗絕嗣俟小宗獨子生有二子過繼一子爲大宗之孫儻獨子並無所出或僅生一子則當於同族孫輩中過繼一孫以承大宗之祀是猶依託大宗爲詞且必獨子生二子始以一子後大宗無二子則已與立孫之義差近非一身兩父如後來部臣雙祧之說敢公壞禮防也迨部臣議服制泥於不貳斬之文擅增大宗雙祧小宗爲議曰兄之子爲弟雙祧則仍爲大宗持重服若弟之子爲兄雙祧則降其父之服夫降其父之服則與出繼何異是獨子出繼之律例陰廢矣又不識古宗子之尊必無後小宗理甚至不能得大宗小宗之解質質然以兄

弟少長當之使父子之親忽彼忽此其於禮經抑又疏舛首創於奸相  
之貪賄弄權加厲於部臣之不學無術由是民間爭繼爭祧訟獄日繁  
或一人而兩妻又各有妾則封贈無駢膺或一子而兩母又有所生則  
三年無適服至嘉慶十九年山東黃氏道光元年河南俞氏有三祧之  
案各有三妻三妾其子呈請服制應否皆比適母雖部臣亦語塞氣結  
無以應之先立法於必窮勢必至此也然而篤於仁愛者又因以伸其  
憾矣其本非獨子可出繼亦可兼祧例無明條光祿公遂疏請曰臣少  
孤兄弟四人女兒弟又四人家貧臣母力難兼畜故臣育於叔母彭以  
迄成立而叔父母無嗣季弟殤仲兄早出後它叔父今伯兄又故請以  
臣兼祧叔父母特旨俞允嗣同謹案兼祧之從祖考紹泗府君先曾祖  
考之四子也諱學新字紹泗別字日池少傭力於人初不知書縣南產

石炭肩運不絕於道府君亦以任擔受值年既二十五忽發憤思學同人咸非笑之府君不顧讀益奮夜欲寐傾欹不自持憤炷香自創豁然振寤或隱几臂枕香刻以分寸爇至臂覺殊痛起復讀及試輒不利憤以一題爲二藝併一格擠書之學政雖大驚歎卒坐非例黜年且四始以高等補縣學附生然精力則旣憊甚以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十七日已時生嘉慶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歿年四十三累贈光祿大夫奉旨旌表樂善好施彭夫人諱七累贈一品夫人夫人之撫光祿公也凡爲母之道無不備光祿公苦羸疾則日夜保抱而响煦之寐或驚寤雖深夜必抱而越室就乳已復返伺光祿公寐熟潛起夜續旦以易藥餌供衣服光祿公稍長則教之禮義使就傅慈愛訓迪三十年如一日故兼祧者濟人倫之窮發於至情不容已也夫人以乾隆四十一年三

月十七日午時生成豐六年五月二十日申時歿年八十一光祿公既  
兼祧遂以嗣同仲兄嗣襄爲之後

海嶠府君家傳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寅時海嶠府君歿距生嘉慶二十一年七月  
二十六日子時年七十一以助振議敍九品頂戴以團練奏保卽選鹽  
運使司經歷加同知銜加保儘先選用知縣以弟封爲朝議大夫累贈  
光祿大夫以子封爲奉直大夫歿旣八年其弟之子嗣同謹爲府君傳  
曰府君諱繼昇字子惺別字曠岡海嶠其號也當道光咸豐間天下騷  
然用兵然兵日益少盜賊日益多府廳州縣乃始各爲團練或以在籍  
大臣領之蹙則守紓則援使賊無往不遇敵名材輩出卒集於大功瀏  
陽團練則府君爲主奸外犯宄內訌連創之不得逞洪秀全犯長沙分

黨疾竄瀏陽夜抵城西北二十里之蕉溪嶺下官民洶懼不知所爲府君遣卒徧張鐙嶺上熊熊林谷光爛彗天雜以金鼓鬪暭賊大震卽夜遁去府君管帶威鎮營旣稟一不入已息而取贏得田二十餘畝出以佐防守費縣之公費且盡綜其出入月豐而歲有餘治禮樂局貯藏書課經學拓賓興費創會館於京師修縣志實義倉數十年用無弗給一縣大和歲大水又出己貲以振兼集羣力以飽直隸河南山西之饑而家亦未嘗或乏固才智之過人與抑仁者必有勇其篤摯之性有以發之也光祿公第弟四人府君寶伯生有奇表目深碧久視日不眩臨事速決應繁無殆然先祖考見背年十三耳家政叢族一埠遺我日用斗匱將不支府君憤而棄學悉貨先業爲居積忘其身以圖之養親當大事佽諸弟誦讀完婚姻遣嫁諸妹食指累數百坐而仰之又以其餘易

先墓增祭田資宗族贍內外戚屬濟孤寒之無告者晚更新家廟訂族譜興清明祀廣始遷之祖宅其心以爲一不具卽無以見祖宗於地下故雖癃老篤病數展墳隣流涕唏歎移時不忍去苦念光祿公官甘肅垂歿猶誦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聲噤而氣絕烏虞吾世父海嶠府君可以傳矣

忠義家傳

嗣同曰自有湘軍以來司馬九伐之威暢於荒裔踔厲中原震響水陸劍械西域戈橫南交東撻甌粵北棲遼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躋節鎮綰虎節以殊勳爲督撫提鎮司道國有慶拜賜恆在諸侯羣牧上生擁位號死而受謚者凡數百人至若膺大銜虛爵極武臣之倫品歸伏邱隴或潛身卒伍其數乃又不可紀錄所至通都大邑汎鄉炎徼一鄙一鄙

莫或無有湘人之蹤遂周二十三行省莫或不然亦莫或不憚懾之豈有它故風氣勁剽無生還之心出百死以貿之耳故慨夫世之歛其顯鏘以爲萬世而一遭下而妬媚詆謨不息烏知兩軍交綏礮石雨集鬪然鼓之斷吭絕脰殘創支體誰無父母誰非人子抱血肉輕脆知痛癢之軀瞬息蠶糜於叢矢交刃肝腦膏原野以爭一旦夕之勝負而奉揚國家威靈其慘割哀號或祈速一瞑而不得乃至不容覩不忍聞乎又不幸遇非其將委之而去并其死事之勤客不一爲表之故湘軍其衰矣狃於積勝之形士乃囂然喜言兵事人頗牧而家孫吳其樸拙堅苦之概百不逮前習俗沾溉且日以趨於薄讀聖人之書而蕪其本圖以殺人爲學是何不仁之甚者乎瀏陽縣於山谷間耕植足以自存民頗龐謹不樂去其鄉更數世老死不見干戈故應募從軍視它縣無十之

一而以能戰博厚貲大官亦鮮有聞焉吾譚氏又衰族丁男始得踰二  
百尤惴惴不敢遠出然且死於四戰十有二人其它久戍不返卒莫悉  
其死狀尙十數人不在此列六品軍功傳本考嗣彬從軍江西歿因葬  
焉妣劉道光六年正月初十日亥時生江西陣亡六品軍功傳生傳立  
皆傳本弟一道光九年二月三十日亥時生陝西陣亡一道光十三年  
正月十六日亥時生浙江陣亡傳倫傳本之從兄考嗣松妣羅道光二  
年十二月初八日子時生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江西撫州府陣亡  
年三十九獲歸骨者傳倫一人而已傳清傳錄皆傳倫第一道光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時生咸豐十年十月初十日江西瑞州府陣亡  
年二十三一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巳時生廣西陣亡守備傳位傳  
本之從弟考嗣椿妣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戌時生福建陣亡

六品頂戴外委傳舞傳位弟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午時生江西九江府陣亡守備傳海傳舞弟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巳時生甘肅陣亡傳健傳海弟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寅時生福建陣亡傳贊字輔臣亦傳本從弟考嗣楓妣陳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二日巳時生江西陣亡恆達傳本從子考傳裕妣周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子時生陝西陣亡嗣同於諸人爲無服之尊屬而齒特季無由親挹其風及聞父子兄弟相勸於王事傳本父嗣楓從弟傳儀傳寶弟傳裕從軍死傳僅得歸戰酷者至駢殞鋒鏑暴露莫收未嘗不壯而悲之又皆文學之裔文學妻廖氏始以節孝著望邦族語在節孝傳不五六世而虞殯渴義萃於一門以爲其本支必代有興者何今轉單微類皆困不自振惟傳舞有子一人餘或未娶宗祀斬焉當時無大力者爲請卹死之典弗

之及志乘闕略報功未祠淪翳草莽將誰復知之也哉抑天之偏於吾宗谿刻與古今兵禍慮無不然又况湘軍炎炎之隆隆乎

節孝家傳

文學之妻廖氏名泰年二十七文學歿歿三月始生子經世

初  
經世名

忍死

字育用底成立初母憐其穉且貧諭令嫁涕泣矢之翁姑每哭子未嘗不強顏出慰然返室輒悲不自勝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十七日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歿年八十一有司彙上節孝奉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

祠湖南通志瀏陽縣志皆有傳

學健之妻易氏名早年十六學健歿無子守節十七年乾隆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亥時生四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戌時歿年三十二學傑之妻徐氏名春年十七學傑歿無子守節二十二年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

三日申時生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酉時歿年三十八繼如之妻鄧氏名恩英年二十繼如歿無子守節十二年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午時生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寅時歿年三十二學健學傑一乳所產繼如其兄子也並遠夭殄世又並有賢婦如此親支終斬續絕無從嗣百年光節幽壤旌淑之典莫可追逮宗族遂無有復稱者幸舊牒未湮匯無可述率斯以徵吾族厲之死之誓而蘊不見甄抑亦繁有或文網方密格於年例或單系不振墜於縵襯未敢率爾登錄等諸不信此故箸其紀年獨弱而罹毒崎至者夫其違心席石抱信淵泉駢析迦陵之翔踵告若教之餒茲冤易遺豈曰其天至於魯人之祔冥聚終期簡策爛然風霜蟲蝕之所不害此又其自爲之天弗能耳矣

繼志之妻黃氏年二十四繼志歿繼志有文無遇語在濬軒府君傳黃

氏守節二十年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未時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巳時歿年四十四行應旌例而兩子嗣笏嗣鶴早死無後涖紀彌袤孰爲章矣人能宏道其如命何繼志夫婦斯乃酷焉

繼芊之妻卜氏年二十六繼芊歿守節三十年撫孤嗣柏成立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辰時生道光二十一年歿舊譜云歿年未詳而是年五十五有司彙上節孝奉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創立於嘉慶丙午年夏月

### 陽縣志有傳

傳德之妻楊氏年二十一傳德歿守節十八年無子以夫兄傳綺子恆栢後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申時生光緒五年閏三月二十三日辰時歿年三十九有司彙上節孝奉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

文訓之妻何氏名祉年二十六文訓歿守節三十八年撫孤經正成立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亥時生乾隆二十三年歿年六十三  
行輩獨先孫子其麗何舊譜雖襄其節而旌表無聞焉豈非采風之責  
與

學藻之妻曾氏年二十九學藻歿守節四十七年撫孤繼丙成立嘉慶  
十一年正月初十日戌時生光緒六年六月十五時戌時歿年七十五  
亦符旌例而未被旌者

之緯之女適劉士銘士銘早歿守節奉旨旌表建坊入祀節孝祠

瀏陽譚氏譜敍例

譜牒古爲專門之學今漸滅久矣盡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  
辨昭穆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凡娶判妻入子者  
皆書之是卽譜也小司徒鄉師大夫族師之屬咸有校稽夫家之職

嚮使無譜復何由悉其登耗哉隋唐而上官人以族別流品立中正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據以選舉譜系資以婚姻兼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仍命博通古今之儒知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上之官爲考訂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其矜尙也如此司馬子長箸史記全采世本爲說是以唐以前史詳於氏族或衍公侯而成世表或舍古籍而書族望史且不能不賴乎譜斯譜牒之學史之根源何曾支流餘裔而已五季雲擾斯義用淪千餘年來官書尤祕閣日孳乳至不復可容目錄家並肩林立收四部書無算猶稱多所未覩獨譜牒奄然闕焉鄭氏傳仲作通志時尚著錄譜牒惟飛文之士譜錄專集劣具家傳一二如斯已爾夫不重可唏乎嘗謂譜學莫精於六朝六朝莫邃於劉孝標其

卷之二  
注世說新語引吳氏譜羊氏譜謝氏譜陳氏譜王氏譜孔氏譜許氏譜  
桓氏譜馮氏譜殷氏譜陸氏譜顧氏譜庾氏譜諸葛氏譜劉氏譜楊氏  
譜傅氏譜虞氏譜衛氏譜魏氏譜溫氏譜曹氏譜李氏譜袁氏譜索氏  
譜戴氏譜賈氏譜郝氏譜周氏譜郗氏譜韓氏譜張氏譜荀氏譜祖氏  
譜阮氏譜司馬氏譜摯氏世本袁氏世紀至三十餘家北朝藻耀宜若  
不逮然酈善長水經注鮑邱水篇引陽氏譜敍淮水篇引嵇氏譜它若  
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選諸注及聖賢羣輔錄並繁稱引旣列官  
書慮無不研覃於茲又其文辭根據典要組斐可誦非若今之私記子  
姓不能通示於人人亦無欲觀之矣

譜牒又宗法所賴以不終墜也王者封建井田學校財賦禮樂政刑事  
神理人萃天下之渙綱天下之目一以宗法爲率宗法又一寄於譜牒

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夫繼別之宗百世不遷者也不容有二繼禰之宗五世卽遷者也故繼禰祖曾高而有四此班孟堅之舊說而紀睿齋所力爲發明者也然四者舉一人焉以爲例也人皆有禰祖曾高亦皆有爲禰祖曾高之日則小宗不止四也四者舉一人焉以爲例也別子有三一公子之別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別爲族而身爲別子一始遷之別子別於本宗而爲別子一始爲大夫之別子別爲廟而爲別子顧亭林遵而是之而毛西河獨以爲非訾始爲大夫之別子爲宋儒耽造於是無封建卽不得有宗法所當棄置勿復道而宗法斬矣至許酉生汪鈍翁紀睿齋又一反其說必庶姓起爲大夫始得謂之別子甚至詆前二別子爲注疏之誤雖未必合古而實可行於今故曰王者封建諸政必依乎宗法非宗法依封建封建可廢宗法不可廢

卷之二十一  
宗法者王政之精微而博大又易易者也非繁重迂緩之類也舉之則立行行之則立效鄧潛谷封建廢宗法格之論又未盡然也變而通之無封建之世宗法曷嘗不可治天下哉程易疇所圖宗法近是矣而偏主兄道立論僅得旁殺之情於上殺下殺猶疏也至若解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以爲三公子在後世亦猶別子爲祖也與萬充宗諸侯世子之兄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同爲深得禮意今雖無公子之別子固有始遷始爲大夫之別子嗣同遷瀏陽之祖兄弟四人初不同居宜各爲族其族子世賢後遷又自爲一族使泥於兄道之說不皆爲別子必將舍其祖而祖他人之祖情所不協尤事所必不行今家廟共祀遷長沙之祖爲遷瀏陽之祖所自出是猶始祖廟也五別子之裔法當各立祖廟乃臻明備嗣同譜世系弟詳本支亦

此意矣夫大宗猶易明也小宗難明非明之者難之也諸家舉訟得失不遑備論統之人皆有祿祖曾高亦皆有爲祿祖曾高之日則小宗不止四非大宗卽人人皆小宗假別子有三子伯爲一族所宗爲大宗仲叔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大宗爲小宗小宗有三子伯爲繼祿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祿之小宗自爲小宗繼祿之小宗有三子伯爲繼祖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祖之小宗自爲小宗繼祖之小宗有三子伯爲繼曾祖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曾祖之小宗自爲小宗繼曾祖之小宗有三子伯爲繼高祖之小宗仲叔又各爲其子孫曾元所宗兼宗繼高祖之小宗自爲小宗至繼高祖之小宗有子則祧其父之高祖而宗其父之曾祖亦爲繼高祖之小宗以下皆仿此自爲小宗者有

三子伯亦爲繼禩之小宗兼宗繼高祖之小宗仲叔亦自爲小宗兼宗其繼禩之小宗以下皆仿此凡五世則祧其始爲小宗者而宗其弟二世凡六世並祧其第二世而宗其第三世由是遞嬗以至無窮大宗則無不宗之者小宗已祧之祖已毀之廟其所衍之支裔於我爲無服之疏屬我不宗之而亦不復我宗所謂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非大宗卽人人皆小宗矣古今言宗法者明邱文莊差平易近情顧黃公圖諸白茅堂集今少采其說爲譜惟所列世數不數別子而以繼別爲第一世以言宗別子者始此則可耳於世數無取嗟乎天下禍亂相尋不知所居由親親之誼薄散無友紀而宗法不行於今也宗法不行宗法之不明也使無譜牒又烏從明而行之是足爲宗法之本焉

說文鄆國也齊桓公之所滅从邑覃聲徐鉉氏曰今作譚非是說文注義有譚長疑後人傳寫之誤段玉裁氏以爲鄆譚古今字史記齊世家作鄒白虎通德論名號宗族兩引詩作覃儀禮經傳通解引爾雅郭注亦作覃皆通段字徐鍇氏繫傳杜預曰東海褰冥是也

何不  
據知

子爵范寧

氏穀梁傳集解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杜預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春秋釋例上地名譚濟南平陵縣西南譚城玉篇鄆在濟南平陵縣南通作譚酈道元氏水經注濟水篇武原水出譚城南平澤中又曰漢文帝十六年置爲王國景帝二年爲郡王莽更名樂安漢書地理志同郡國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李吉甫氏元和郡縣志齊州全節縣本春秋譚國之地齊滅之漢以爲東平陵縣屬濟南郡杜佑氏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鄭樵氏通志氏族略今齊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鄭樵氏通志氏族略今齊

州歷城有古譚城子孫以國爲氏樂史氏太平寰宇記歷城縣譚城在縣東南一十五里歐陽忞氏輿地廣記漢末平陵縣本譚國二漢爲濟南郡治其後郡徙歷城而平陵又廢唐武德二年置譚州復平陵縣貞觀六年州廢屬齊州十七年齊王祐起兵平陵人李君求據縣不從因改名全節羅泌氏路史今齊之歷城武德中爲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羅萃氏注引杜預氏作濟南東平陸西南有古譚城案陸陵之譌文亦小異寶萃氏曰今齊州東平陵鎮也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春秋鄆國齊桓滅之古城在西南龍山鎮相對漢爲東平陵縣秦嘉謨氏世本輯補譚氏國在濟南范祖禹氏讀史方輿紀要東平陵城府東七十五里春秋時譚國地也一統志故譚城在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東平陵故城在縣東七十五里案今山東濟南府治東南七十里

有故譚城東平陵故城在今濟南府治東七十五里後世以之封建則有唐譚國公邱和

詩有譚公毛序有譚大夫急就篇有譚平定漢書古今人表有譚大夫說苑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據此雖滅於齊而存宗祀故孟嘗君

時齊有新序吳有士曰譚夫吾風俗通義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澠邵思氏姓解漢有河南尹譚閔廣韻同後漢書逸民傳有太原譚賢南齊書及南史孝義傳皆有零陵譚宏寶五代史閩世家有正一先生譚紫霄道家又稱箸譚子化書之譚峭爲紫霄真人不知是一是二沈汾氏續仙傳稱峭爲唐國子司業譚洙之子或傳其詩曰纔作長江扇作天鞶鞶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祇在譚生拄杖前五代史盧光稠傳又有南康譚全播宋史有朝城譚延美譚繼倫長沙譚世勸

文苑傳有譚用之至若譚稹又其敗類者矣元史有懷來譚資榮譚激  
譚克修孝友傳有茶陵譚景星明史自吾祖崇安侯新寧伯外有丹徒  
譚廣何孟春傳有譚繼姜綰傳有譚肅吳嶽傳有始興譚太初袁洪愈  
傳有署明大政纂要之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安希范傳有大庾譚一  
召文苑傳有竟陵譚元春忠義傳有譚絲譚恩平壩譚先哲明史又同  
時有兩譚綸一爲吾祖嗣新寧伯鎮湖廣原名宗綸其後遂遷長沙一  
爲宜黃人字子理官兵部尙書謚襄敏與戚繼光齊名稱譚戚者也又  
南史王儉傳政府見一選人姓譚戲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卿對曰譚子  
奔莒所以有僕辯對俊敏惜不得其名其它見於襍書者隋大業當陽  
鐵鏗款識有伯達譚俗生唐麻姑仙壇記有譚仙巖裴鏡民碑有譚公  
大將軍雲溪友議有吳門秀士譚銖題真娘墓詩武邱山下冢纍纍松

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宋有長真子寧海  
譚處端皇祐進士始興譚侁紹興進士高要譚惟寅七歲應童子科茶  
陵譚昭寶楓窗小牘有童子科之泰州譚孺卿長沙府志有譚順妃爲  
明洪熙帝妃湘潭人父福官御史南疆繹史有殉桂王難昆陽譚三謨  
皇朝通志有同知譚絲主事譚文化皆通謚節愍國朝仕宦至顯達者  
福建陸路提督謚恭愍三臺譚行義吏部侍郎雲南巡撫南豐譚尙忠  
尙書譚廷襄新疆提督湘潭譚拔萃兼護雲貴總督雲南巡撫鎮遠譚  
鈞培今太子少保四川總督茶陵譚鍾麟太子少保江南提督湘潭譚  
碧理仕宦不顯而國史有傳者嘉興譚吉璁成都譚公義譚氏古今聞  
人略備於此亦云僅矣而猶非吾譜所有舊譜乃遠溯洪荒稱譚氏系  
出顓頊徧稽故籍不悉所本又不詳何姓顧棟高氏春秋大事表以譚

爲子姓尤不悉所本秦嘉謨氏曰左傳鄭子來朝稱少昊爲吾祖杜預以爲己姓史記潛夫論以爲嬴姓方以爲疑及校史記齊世家有云二年伐滅鄭鄭子奔莒始悟二書所稱之鄭卽左傳之譚也案鄆鄭聲同形近故易譌段玉裁氏亦曰齊世家譌作鄭可證司馬所據正作鄆是秦說信矣然鄭子來朝之鄭自己姓特司馬遷氏王符氏所稱之鄭爲卽譚耳以此塙知譚是嬴姓矣通志列於周不得姓之國殆未考路史鄭譚皆嬴國是又誤史記潛夫論之鄭爲左傳己姓之譚而並以爲嬴姓又云覃談伎三姓皆譚所衍通志亦云覃氏本譚或去言爲覃又云巴南六姓有譚氏盤瓠之後也此是別譚陳士元氏姓觿覃韻有譚引千家姓云宏農族侵韻又有譚音尋引千家姓云廣平族案譚去言猶曰譚衍况一字遂兩讀而分二族乎覃韻又別出鄭引姓考云齊大夫

食采鄆城因氏案譚行而鄆廢非有二字已不識字乃別紀一姓且杜譏食采鄆城之說以實之廖用賢氏尚友錄至稱鄆國在平陰縣爲秦所滅誕陋無稽至此蔑加矣

譜學絕宗法亡於是大宗無後或有後而不詳於譜一族遂莫知所宗擬以某宗推補之又嫌乖於事實仍復空其系翼後之人能繼繼之不能則以次近大宗之小宗敬之如大宗今特引其議端而已推此凡詳略有佚一仍舊譜無所於革愈近則愈詳勢固然也惟一事此不言而彼言則援彼以證此或彼此兩注它篇又注者更端也別見它書塙鑿足徵亦復引以校補時代輿地官制史事尤討索不避複累別同異明是非決嫌疑定猶豫在本篇文近乃不更疏具前也其有牴牾躊躇疑莫能明則從蓋闕閒下子注少効匡正而仍附原文於下辟專也世

系丙篇崇安侯不稱別子而圖稱別子窮於稱也弟嗣兄爵而列爲一世者顧亭林萬充宗同廟異室之指趣也世系不諱公言也家傳諱自我言之也生歿年月日時葬所及嫁娶之族必詳書之無書乃已庶幾媒氏舊例也其它隨事見義無取發凡

今世譜式橫而左行者云始歐陽氏名歐譜縱而下行者云始蘇氏名蘇譜雖紀文達不能不援用爲譜其實皆圖表也非世系也今撰世系悉準宗法首書別子爲第一世系以大宗爲第二世三世可至於萬世別子之餘子爲第二世小宗小宗非一以數綱之稱第二世小宗幾小宗之餘子及二世大宗之餘子又別爲第三世小宗小宗非一以數綱之稱第三世小宗幾亦可至於萬世至於序次前後同父則以年不以宗

宗

宗指兄弟天絕而後者續

非同父則以宗不以年無子則無宗附書於父系

一人而數妻數妾其子女則分隸於所生夫存妻妾醮書出夫歿則書去凡易一宗則跳行更端條其人之出於弟幾世大宗或弟幾世小宗幾小宗所出遠則兼溯其始爲小宗者小宗不言繼禩祖曾高而言弟幾世取明世數齊長幼不言遷祧義自見也合之則橫析之則縱上統乎一下御乎紛故曰非大宗卽人人皆小宗矣世系或易紊又質之以圖古書之繁博者類爲圖以杜譌奪使得據以勘校非爲人省煩而遏其尋汲之勤也爾雅列女傳尙矣使山海經無圖何以言首之某向使初封平原無圖孫德達亦無以決鳴犧之誣在史家謂之表表亦圖也史漢缺誤時賴表以自糾所以獨高於羣史故曰圖杜譌奪也六朝以圖譜名局則圖尤譜所必重世系若干篇篇皆有圖

譜牒之學有大蔽二一曰攀附遙華胄流爲譏謔郭崇韜狄青所由

判賢否也一曰夸大雖孝子孝孫之心稱美不稱惡其體比於鼎銘然既不爲王充之自貶所天亦不當如陽休之賄佳父傳賢而勿伐庶幾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也乃或非所出而覩屬之非所有而橫誣之失各不同其爲不仁其先則同舊譜頗崇嚴謹不驚繁縟上溯僅及宋靖康而止始祖思永府君孝成避金亂自宋之江南西路洪州新建縣樵舍本籍遷宋之福建路汀州長汀縣再傳銘盤府君承新遷清流縣十四傳以綏府君功安遷明之湖廣長沙府長沙縣又三傳祥瑞府君逢琪累弟及族子世賢避明季之亂乃遷今瀏陽縣譜始成於以綏府君順治十三年修於潛軒府君世昌佐者世祿世賢乾隆十四年再修於熙亭府君文明佐者文開文章文徵文阜文卓文庠文翠經邦經濟經權經詩經書經恆經庸經方經世經正經鼎經渭經鐸經體學綱學

誠學姬學奎學榮學博光緒六年三修於海嶠府君繼昇佐者繼菱繼  
墉繼棠繼權嗣棨嗣棻嗣楚嗣曠嗣焜嗣炯嗣德傳信傳甲傳綺及茲  
又十四年矣有爲之先莫或廢衍非情也且自東方用兵四字騷然不  
靖強鄰環窺權厯內蟄財涸軍輒京師震動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咸躬  
躬無以自必念昔先人鬱德丁患望斃轉徙用播斯土早世志乘亦少  
散失焉仁澤貫累代迄育於藐躬質在凡近名竊副介廊亭侍節麥鐵  
陪麾被服金玉驅獵祕笈幸獲繹此遺文不效服膺宛同遇佚夫諸父  
諸兄之相爲聚處敬宗收族之相與周旋任卹睦姻歡以相卽樂酒今  
夕君子維宴此自成溢持滿之事我生不辰焉可源源如此哉分崩離  
析之誰止還定安集之無時纂錄弗就劉子元所以亟憤於修史至泣  
盡而繼之以血况譜牒前無所踵難十於史緒千載之絕成一家之言

不可不夙講也士食舊德所由兢兢寶守罔敢墜歟不自知其弇陋稍易舊規主明宗法文或損益其事則故近事謹闕不錄以符三十年增修之議惟三長之資天人交困於考訂禮經句稽故實比次體例粗盡心焉嗟乎企璧經之孔甲未理惑於牟融弱草棲塵枯泉飛液儻後之羣從諸子不我差池完其草創策其不逮益窮而大之兼綜衆美不蹈二蔽嗣同今日愚僭冀有蔽乎某須矣未敢幸也

起光緒二十年仲冬訖歲除成瀏陽譚氏譜四卷凡爲世系十圖十家傳十三敍例目錄終焉

先妣徐夫人逸事狀

光緒紀元二年春京師癘疫燐起暴死喉風者衡宇相望城門出喪或哽噎不時通遭家凶害篤賓顛瘞所尤殘割腐心歟邑不忍言者則先

妣徐夫人卷德邁蹇遂以斯疾委棄不肖等弗子伯兄仲姊亦先後數日歿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何辜於天我罪伊何然則古言癆不病君子虛也嗣同伊蒿伊蔚之質生旣十二年染疫獨厚曾不能一起侍先夫

人之困危創楚親承末命且使向少自力頗調劑湯液或不遽罹摧裂若此擢髮之辜故應萬有餘死然短死三日仍更蘇戅其根而弗槁此

於嗣同之昏頑不識雖其較略已具歐陽瓣鹽先生所爲墓志銘曰同  
棘荆之所以叢惡大人以是字嗣同復生矣先夫人賢行之大卽又墜

家教其子嗣同有法以是因得請見其夫人謂其家是年七月申酉甫以進士官治甲戌中鵠計偕至京會館中船往執局見主其縣是年七月申酉甫以進士官外郎居瀋陽會館中船往執局見主其縣是年七月申酉甫以進士官本師往視染焉遂卒於故所居瀋陽夫人劉鴻至瀋陽會館內子夫人唐氏女得喉疾入元子於瀋陽前後六年八月閉棺不起旨補授甘肅秦階成道加二品銜乃歸夫

氏假徐回  
陳五緣慤  
劉陽人任豫  
王九國子弘  
生從九志於  
監品中鵠  
馳志其妻  
大者夫母人  
始熊限賈封  
生恭人夫入  
中書科中華  
十九歲後人  
一以夫官累  
次閩封恭人  
子附夫人候  
通判副之任  
為叔祖學新  
次嗣祖學通  
翰林院庶吉  
士二潘陽唐  
懷景劉先府  
人經歷同日  
授孫宋德廉  
贊顧在省  
始出大入生  
於道光四十九  
年八月二十  
四年五月寅時  
卒於光緒二年  
九月安厝本縣  
南門  
初一日卯時  
春於京師者  
十餘年山中  
住坤向禮也  
年佐夫宿家  
修理舉人之錫  
君也食以死  
且死既克家  
子歸自時失  
行之行始女  
中賢耶隱然  
有內子顯後  
相棄欲捐耶  
豈也  
得乎既而亦  
死其志且歸  
子歸自時失  
行之行始女  
中賢耶隱然  
有內子顯後  
相棄欲捐耶  
豈也  
十修德年屢  
被廢而庶子  
不與然耶獨  
同謀案先入  
監生候選贈一  
品大員嗣後  
補員女嗣後  
出女嗣始傳  
子因病傳璽嗣  
不喪出傳  
抑聞見所及猶  
尚不止於此  
先夫人性惠而  
肅訓不肖等諄  
諄然自一步一  
趨至植身接物  
無不委曲詳盡  
又喜道往時貧  
苦事使知衣食之  
不易居平正襟危  
坐略不傾倚或終  
日不一言笑不肖等  
過失折夔操笞不

少假貸故嗣同誦書竊疑師說以爲父慈而母嚴也御下整齊有法度  
雖當時偶煩苦積嚴憚之致實陰納之於無過之地以全其所事一旦  
失庇蔭未嘗不或流涕思之光祿公起家寒畯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  
雞鳴興爨汎埽澣滌紓績至夜分不得息恆面擁一兒背負一襁提罿  
自行汲筋力強固十餘年不以厭勤迨隨光祿公官京朝祿入日豐本  
無俟先夫人之操勞而先夫人不欲忘棄舊所能力之可及則勉沒如  
故食僅具蔬筍亦不得踰三四肴每食以布自衛云恐涴衽衣羣儉陋  
補綻重複有一絲蘊衣縷縷直裂依稀出蘊自嗣同知事卽見之卒未  
一易家塾去內室一垣塾師雲南楊先生聞紡車軋軋夜徹於外嗣同  
晨入塾因問汝家婢媼乃爾劬耶謹以母對則大驚歎且曰汝父官郎  
曹十餘年位四品汝母猶不自暇逸汝曹嬉遊惰學獨無不安於心乎

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卽益華腴終不敢弛於慆淫非辟賴先夫人之身  
教夙焉方嗣同七歲時先夫人挈伯兄南歸就婚置嗣同京師戒令毋  
思念嗣同堅守是言拜送車前目淚盈眶強抑不令出人間終不言然  
實內念致疾日羸瘠踰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狀又堅不自承先夫人顧  
左右笑曰此子倔彊能自立吾死無慮矣嗣同初不辨語之重輕烏知  
其後之果然耶哀哉名德不昌所生以忝及今遂儼然三十矣每思恭  
述懿範輒愧愴不自持兩兄兩姊皆不幸早世先夫人逸事將無有見  
知者遂茹痛狀之三子嗣同謹狀

### 三十自紀

古無集部書七略雖有詩賦而班氏所敍仍判賦家歌詩爲二稱某賦  
若干篇某歌詩若干篇而已列傳中亦弟稱所箸詩賦箴銘頌贊若干

篇初不言集若夫漢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詔天下上孔融  
文章漸昭風軌猶無集名自荀況諸集編題後人張融玉海標目已意  
乃始波穠霧靡不可勝遏宋明以還降而鄙濫粗了文義莫不各有專  
集精識雅才所當借鑒其失何復更效之也嗣同少頗爲桐城所震刻  
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爲似矣出示人亦以爲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  
通博壹之士稍稍自慙卽又無以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  
籀繹益篤耆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子  
雲所以獨遼遼焉舊所爲遺棄殆盡續有論箸及棄不盡者部居無所  
仍命爲集亦以識不學之陋後便不復稱集昔侯方域少喜駢文壯而  
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旣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竊意侯氏之駢文特  
僞體非然正爾不容悔也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

也則存乎深觀者既悔其所爲又悔其成集子雲抑有言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處中外虎爭文無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紐膂力方剛之年行並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壯飛

五歲受書卽審四聲能屬對十五學詩二十學文今凡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初編一卷續編一卷石菊影廬筆識二卷仲叔四書義一卷謚考前編二卷瀏陽譚氏譜四卷都十五卷又緯學翼經也史例書法也謚考正編今編名典也張子正蒙參兩篇補注天治也王志私淑船山也瀏陽三先生弟子箸錄歐陽涂劉也思緯壹臺短書甄俗也劍經衍葛武事也楚天涼雨軒懷人錄思舊也寸碧岑樓玩物小記耆古也未成無卷數惟史例有敍

同治四年春二月己卯嗣同生於京師宣武城南嬾眠胡同邸第旋徙

庫堆胡同今爲瀏陽會館者也光緒元年春隨任北通州猶時在京師  
三年冬歸湖南取道天津浮海逕煙臺至上海易舟溯江逕江蘇安徽  
九江至湖北又易舟仍溯江泛洞庭湖湘至長沙陸抵瀏陽四年春赴  
甘肅舟至長沙易舟流湘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陸逕洛陽  
入函谷潼關至陝西秋至蘭州回抵秦州五年夏歸湖南取道徽縣流  
嘉陵江至略陽陸至漢中流漢至襄陽易舟仍流漢逕湖北溯江泛洞  
庭秋至長沙陸抵瀏陽七年秋遊長沙尋歸八年春赴甘肅舟至長沙  
易舟流湘泛洞庭流江逕湖北溯漢至襄陽又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荆  
紫關陸逕陝西夏抵秦州從行縣伏羌秋赴蘭州冬返九年春赴蘭州  
十一年春歸湖南逕陝西至龍駒寨流丹逕浙川流漢至襄陽易舟仍  
流漢至湖北又易舟溯江泛洞庭湖湘至益陽又易舟流瀆湘至長

沙夏陸抵瀏陽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陸至長沙流湘泛洞庭流江  
逕湖北溯漢至襄陽易舟仍溯漢溯丹至荆紫關陸逕陝西十二年春  
抵蘭州十四年夏歸湖南逕陝西至龍駒寨流丹逕淅川流漢至老河  
口易舟仍流漢至沙洋又易舟至荊州又易舟溯江出太平口泛洞庭  
流瀆湘至長沙陸抵瀏陽秋赴長沙尋歸冬赴甘肅同十一年十五  
年春抵蘭州尋上京師逕陝西出潼關渡河逕山西夏抵京師尋歸湖  
南同三年秋抵瀏陽十六年春赴湖北舟至長沙易舟流湘泛洞庭流  
江抵湖北夏歸湖南秋返赴安徽流江逕九江抵安徽尋返十七年秋  
歸湖南抵長沙遊衡嶽冬返十九年春赴蕪湖流江逕九江安徽抵蕪  
湖尋返夏上京師流江逕九江安徽江蘇至上海易舟浮海逕煙臺至  
天津又易舟溯潞至北通州陸抵京師秋返湖北取道天津浮海逕煙

臺至上海易舟溯江逕江蘇至安徽易舟仍溯江逕九江抵湖北二十  
年秋歸湖南抵長沙陸赴湘鄉尋流漣流湘返長沙陸抵瀏陽冬返湖  
北爲此僕僕迫於試事居多十年中至六赴南北省試惟一以兄憂不  
與試然行既萬有餘里矣合數都八萬餘里引而長之堪繞地球一周  
經大山若朱圉鳥鼠崆峒六盤太華終南霍山匡廬無算小水若涇渭  
漆沮澗瀾洮漳灔藍伊洛澗瀍澠汎沁渾沱無定沅澧蒸滌無算形  
勢勝蹟益無算制情偷惰未付簡畢退緬遊樂難忘於懷風景不殊山  
河頓異城郭猶是人民復非續此以往仍有前之升峻遠覽以寫憂浮  
深縱涉以騁志哀鳴簫於凌霞翼疊鼓於華輶者乎不敢知也聊復登  
錄識一時欣遇云補遊記焉爾

東海褰冥厭系孔多姓嬴氏譚作瀏於家乃名嗣同錫由俶養死而復

生字余維嘉復子自目聊欲娶獻復思罕恩是儀徑言復復故舊

謚識

馬永福之又何武爲九卿奏請復指期引匡衡傳所更或不可樂行而

皆史臣詔甘州牧後

復故爲靈後

曰通眉生衛詩匹蟻辰在軋紐維吾則訛核理達藝篤  
念編摩隸首豎亥摘洛鉤河博弈角觝鐘律烏蛸典墳莫莫篇章峩峩  
妄心騶吾渺思鸞銖孰是不類變亂駢苛嶼屬渚族漫澁諷訛瘞噬京  
周滂沱泣嗟觸藩羸角行棘荷戈豫章之蠹不撥奚爲焦冥嬉巢蟲  
掌掘川蟹不歸繁獨逢罹反袂告絕妻矣其歌